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游珮芸 先生



探訪現實與理想的桃花源—
灰谷健次郎中譯作品研究

研 究 生：張家綺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探訪現實與理想的桃花源—
灰谷健次郎中譯作品研究

研 究 生：張家綺 撰

指導教授：游珮芸 先生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張家綺 君

所提之論文 探訪現實與理想的桃花源～
以灰谷健次郎作品中譯本為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口試委員會：

洪文海

(口試委員會主席)

郭建華

徐珮芸

(指導教授)

論文口試日期：97年01月11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一式二份經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教務處註冊組存查。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組 96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探訪現實與理想的桃花源－在客建次郎中譯作品研究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鉤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郭弘芸

(親筆簽名)郭弘芸

研究生簽名：張家綺

(親筆正楷)張家綺

學 號：9400112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22 日

1. 本授權書(得自<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日間部 組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探訪現實與理想的桃花源－以灰谷健次郎作品中譯本為例

指導教授：游珮芸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張家綺

簽名：_____

張家綺

中華民國 97 年 01 月 25 日



放下了自動鉛筆，闔上書套脫落的筆記本，
秒針的雜碎變換默劇上演，聽不見倒數計時的狂歡鼓譟，
時針分針雙人的迴旋舞蹈轉出瞬間的沉默癒合時間脆裂的傷口，
該是輕輕撫觸 收匿一段時間殘痂的時後。

放下隨身攜帶的相機，拿出裝滿行囊的補給品，
這是一次不攜伴的自助旅行。
論文寫作的漫漫長路，之餘自己，是一次遠征旅行。
旅途中，曾經興致勃勃地大開步伐，也曾頓失方向裹足不前；
曾經發現一朵沙漠之花而興奮不已，也曾受到莫名蜚傷。
但是即時可遇的一處處荒漠之泉，滋養了所有的心靈元氣。

那一日去程之初，一時間已是歸途點滴，
如果旅行的每一站需要一份紀念品作為記憶的延續，
美好如你們，就是最好的禮物，深深謝意：

兒文所的師長們，特別是給予我極大書寫空間的游老師。
總是令人倍感溫暖的兒文所學長姊。
一群以小小魚為首可以再繼續搏感情的同班同學。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貼心學弟志豪。
我的台東家人凱瑛、芸蕙和欣馨，因為你們使得台東的一切充滿家的意義。
DL5的成員，該是全員到齊再次出遊的時候了，沒有任何理由。
兩年來分隔三地的君慈、亮吟，這些以想念填補空間距離的日子，思念的牽絆告訴我們是誰人無法替代的依賴。
讓我真正認識維尼的傳瑄，老朋友的默契、你的話語，是最溫厚的力量，支撐起每每頹喪時候的一身攤爛。
無論身在何處都不會將我遺忘的絹敏瑄，一次次的越洋笑聲，是最棒的零時差加油站。
哥哥和姊姊化身的大甜，台東之旅是我們三人“不可割捨”的起點，你的連環碎唸總會令我心安。
星星的小孩賴珮宜，如此慶幸“一路上有你”，使我們能夠一同發現並擁有這麼多，並且仍在繼續。
沈靜陪伴的雷同學，一切的體諒與包容，在心裡走出深刻的軌跡，我都懂得。
最親愛的爸比、媽咪和小乖弟弟，你們和我們的家，是我身心靈最大的依靠與停泊港灣，是所有的愛。

結束旅途的此刻，太平洋的風又吹來想念的鹹澀滋味，台東與台北卻不再遙遠。

探訪現實與理想的桃花源

—以灰谷健次郎作品中譯本為例

作者：張家綺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 要

一向擅於說故事的灰谷健次郎，他所創作的兒童文學世界中，從年幼孩童至青少年皆有深刻的描寫，孩童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點點滴滴，為灰谷觀察描寫的主要內容。透過孩子的雙眼，貼近孩子的生活來觀看現實社會，作品中不但經常表達令人不得不直視探討的議題，亦充分反映其生命的理想。但由於故事情節簡白，加上明顯的個人風格、思想及價值觀，導致對灰谷作品的評價褒貶不一。

筆者透過對灰谷生平的介紹，以及其成長歷程，來往的人事與影響，說明作品與其生命體驗的關聯性；由灰谷創作中的寫實態度與觀點出發，透過作品的上下延伸，爬梳當中的主要之風格與母題，進而尋找其作品現實與理想間的關係與可能。

灰谷思想並非直線化的單一邏輯，其中所呈現的理想價值，涵蓋了灰谷對於生命的謙卑與尊敬；他並非一味追求完美的理想版圖，而是將平等對待落實於作品與社會生活中。現實與理想之於灰谷，不是矛盾的兩極，而是相繫的兩端，根植而成為灰谷的創作動力。

關鍵詞：灰谷健次郎、主題、寫實、兒童觀

Visits reality and the ideal of the Utopia

— Take Haitani Kenjiro's works as examples

Chia Chi Chang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bstract

Haitani is professional in story-telling. His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describe deeply in the daily lives of children, and he describes the main elements through his observation. Being closed to the child and seeing through children's eyes to the real world, so his works not only reflect the regular agenda but also fully its ideals. However, because his stories are sometimes incomplete and clearly show personal thoughts, which makes Haitani seen b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rough Haitani's biography and the impact of Haitani's works and anecdotes, this essay expla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aitani's experience and works. Take his creative attitude and perspective as a starting point, analyze the extension of his works, and explore the style and the main theme, find out the reality of his work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 world.

The thinking way of Haitani is not that simple. Because his works lie in the appearance of Haitani's ideal value, which is composed with Haitani's thoughts of humility and deference. He didn't trace a perfect standards of life, but realize the equal treatment in social life. Reality and the ideal of Haitani don't abandon each other, but take the other part as a motive power.

Key words: Haitani Kenjiro, motif, realis, The ideal of children

目 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5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8
第五節 文獻探討	10
第貳章 回首來時路—灰谷的生命與創作.....	13
第一節 一步一腳印.....	13
一、徬徨少年時.....	13
二、沖繩放浪後的折返點.....	16
三、兒童文學作家之路.....	16
第二節 尋向所誌.....	20
一、絕處逢生前掙扎.....	20
二、柳暗花明後中繼站.....	22
三、無心差柳柳成蔭.....	24

第三節 作品介紹.....	27
一、細數作品.....	27
二、作品與生活經歷的關聯.....	30
第參章 欲窮問題之林—灰谷視界下的寫實層面.....	40
第一節 定睛注視下的寫實生活描述	41
一、眾所皆知的兒童形象.....	41
二、日常生活的情境剪影.....	45
第二節 嚴厲檢視時的衝突批判	50
一、兒童如是說.....	50
二、社會多處觀.....	54
第三節 溫厚凝視間的反思省悟	58
一、再思忖是反省的開始.....	58
二、如何看待.....	63
第肆章 彷彿若有理想之光—灰谷筆下的理想世界.....	68
第一節 光源處	68
一、非比尋常的兒童.....	68
二、瑕不掩瑜的性情中人.....	73

第二節 光之所聚	75
一、有話直說的闡述.....	75
二、不分老少的啟蒙指南.....	77
三、堅信秉持的價值主題.....	79
第三節 交會的光芒	74
一、並行相伴的成人與兒童.....	82
二、連成一線的平等相待.....	85
三、深厚純粹的理想之源.....	86
第伍章 結論	88
第一節 走在理想之路	88
第二節 理想之後	92
一、 參考書目	93
二、 附錄：灰谷健次郎年表.....	95

表 次

表 1-1	灰谷作品中譯本出版順序.....	5
表 1-2	灰谷健次郎童話館書目表.....	6
表 2-1	灰谷作品中日出版時間對照表.....	27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夢裡，約翰克里斯朵夫遇見了一個欲過大河的孩子，他毫不猶豫地將孩子架至肩頭，涉水而過。「孩子，你到底是誰？」，行過淙淙河水之際，約翰克里斯朵夫這麼向孩子問到。我們開始期盼孩子將出口的回應了，絞盡腦汁想像形形色色出現在自己周遭的孩子，試圖以兒時的過往記憶參佐他人的建議，在腦海中拂掠過所有能及的兒童表情……。「我是未來的日子。」在約翰克里斯朵夫肩頭的孩子如此回答。

孩子就是未來的日子，一語道出了對於兒童所寄予希望與理想的彼岸之光。在河岸這一頭凝望的成人一如約翰克里斯朵夫，將孩子和未來負肩而行，沒有片刻遲疑。也許這樣的想法充滿對於兒童的天真爛漫理想和過多的懷舊想像，尤其是在「發現兒童」到「童年是社會歷史所建構」這一系列脈絡後，關於「孩子」與「兒童」，我們益加小心翼翼地檢視，並且抽絲撥繭所有成人可能的自以為假設；因為重視，所以欲發希望立足平等看待兒童，而不是將其僅僅視作是成年人回味童年懷舊世界的純真身影。只是，當努力突破並推敲各樣關於兒童想法局限的同時，我們經常也是約翰克里斯朵夫，毫不猶豫將未來的日子和孩子肩負的那個成人，對兒童與未來懷以希望與可能想像的前行者，不加思索地對於「天真」和「赤子之心」寄予美讚。成人誠惶誠恐不敢擅自將天真童心與兒童劃上等號的同時，站在大河中央的我們，對於童心與天真、赤子之心的渴望或美好嚮往，又代表了什麼樣的弔詭與意義？

懸而未決茫茫然的暑假，在圖書館與灰谷健次郎這位作家不期而遇，因緣際

會地開始了一個探訪灰谷先生作品的契機。搜索枯腸地徘徊在成人與兒童關係之際，灰谷先生貫徹始終的兒童觀，筆下真誠的兒童形象與生活，以及其對成人與兒童，甚或人與人關係的不斷反芻思忖，流露於其作品內對於生命本質和兒童態度的尊重，觸發筆者回到閱讀兒童文學最初的起點，再次思考兒童文學與兒童、成人的關係。在現在不時檢視對於兒童或童年的普遍假設時，兒童似乎既可以是天使也可以邪惡殘酷，但是在灰谷先生的作品中，對兒童的純真投注地溫柔目光卻絲毫沒有懷疑，即便其雙眼亦犀利地正視現實和成人的世界。這樣對於兒童純真善良堅定不移的信念，也因此使得灰谷先生的作品充滿了理想，有如一座落滿童心純真的繽紛桃花源，因而更促使筆者一探究竟。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研究問題

「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撐起一個地球」，這也許是阿基米德發現槓桿原理和力矩觀念的狂語，但在現實生活與生命中，我們又何嘗不是在找尋一個支點，不僅賴以立足生存，更可以撐起自己生命的轉動。

灰谷健次郎在千瘡百孔的少年經歷後，尋找到了他人生以及生命的支點－孩子的善良純真，這個支點不但成了他文學創作的出發點，舉起對自己曾經晦暗生命的微光火炬，也支撐起作品中蘊含飽滿的桃花源精神。這樣對於兒童純真善良的體悟，來自於作者生活周遭所遇到的人，尤其是社會的弱勢族群與邊緣人。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無論成人或是兒童，灰谷先生透過與他們交會接觸的際遇，體認到在現實的殘酷與苦難下，善良的光輝更顯熠熠閃耀。因此灰谷先生的作品，一貫地嚴厲批判抨擊社會的不公，但卻以溫厚的目光關懷在逆境中生存的孩子。但是如此這般赤裸寫實的呈現，不僅暴露作品中傾斜搖晃的社會問題，也展現兒童生活與形象的躍然紙上。由此而生的溫厚關懷，亦不僅是理想的善良兒童與人心，更是對於人生與生命態度本質的追索。灰谷先生的作品經常關注於弱勢族群與所謂特立獨行、調皮搗蛋的問題兒童，流露出其對什麼是好孩子、壞孩子的思考。

究竟灰谷先生的作品是如何在現實與理想間，搭建從絕望通向希望的橋樑？如何在寫實中構築理想，藉現實之手寫理想之路？如何在客觀反應現實中尋求主觀的理想期待？現實與理想看似對立的兩者背後，是否就是如此涇渭分明的世界？此為筆者所欲探究之點。

二、研究目的

擅於說故事的灰谷健次郎，作品無論短篇故事抑或長篇小說，對於由年幼孩童到青少年年齡層都有的主角以及人物皆有深刻的描寫。尤其是對於年幼孩童的生活情景，猶如紀實般地書寫為一篇篇動人的故事，孩童日常生活中發生的點點滴滴，成為灰谷先生觀察描寫的主要內容。貼近孩子並且站在孩子的高度，透過孩子的雙眼來觀看現實社會以及這個世界，也因此經常具有不得不令人直視探討的議題，無論是對於學校教育議題亦或是社會貧富問題的針砭，作品中不時流露成人反思意味，而有了「給成人看的兒童文學作品」一說法。由於故事情節不複雜，以及作品中毫不保留地的個人理念和堅定立場，使得灰谷先生作品的評價呈現褒貶兩極，亦有評者認為其作品將問題過度單純化。筆者期望在兩極間探究出其中的接軌，由其寫實的創作態度出發，尋找其如何在現實與理想間尋求一條更為寬廣的道路。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在日本早已是頗富盛名的灰谷健次郎，其作品種類繁多，跨足於成人與兒童文學之間。除了以故事及小說見長於兒童文學，個人的散文隨筆以及發言集亦不勝枚舉。灰谷健次郎的第一本作品《兔之眼》於 1974 年在日本由理論社出版，之後其不少作品在日本不僅成為暢銷書亦是長銷書，但在台灣的讀者直至 2001 年始能與其作品初見面。自 2001 年新雨出版社出版《海不需要淚水》開始，目前坊間可見之灰谷健次郎作品中譯本皆為新雨出版社所出版，截至 2006 年總共出版了 11 冊。依其出版時間順序，見表一，如下：

表 1-1 灰谷作品中譯本出版順序

書名	文類	出版時間
海不需要淚水	短篇故事集結	2001.06
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	短篇故事集結	2003.01
洛克貝！等一下	短篇故事集結	2003.08
我遇到的孩子們	自傳	2003.11
小孩子的鄰居	短篇故事集結	2004.04
淘氣鬼的口袋	短篇故事集結	2005.01.
天之瞳 幼年篇 I	長篇小說	2005.02
兔之眼	長篇小說	2005.12
天之瞳 幼年篇 II	長篇小說	2006.01
天之瞳 少年篇 I	長篇小說	2006.02
天之瞳 少年篇 II	長篇小說	2006.03

栩栩如生的兒童形象以及兒童生活故事是灰谷健次郎作品引人入勝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對於低幼年齡孩童的描寫，在其筆下更是活靈活現，極富真實感，因此本文由其中譯作品中選取《海不需要淚水》、《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洛克貝！等一下》、《淘氣鬼的口袋》及《小孩子的鄰居》此五本以短篇故事集結成書的作品為主要研究範圍，便基於此因素。雖然《兔之眼》及《天之瞳》系列亦為灰谷的重要作品，但其形式為長篇小說，因此則不列入本文討論之列。此次研究的五冊文本皆為短篇故事集結成冊，在日本曾由理論社依幼稚園至小學六年級的適讀學年做分類，重新編輯以「灰谷健次郎童話館」為輯名的 13 本書出版，此適讀年齡的劃分恰可作為本文研究之單篇故事見中主角年齡參考。見表二，詳列如下：

表 1-2 灰谷健次郎童話館書目表¹

灰谷健次郎童話館	
書名	收錄故事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ようちえん・ほいくえん(1)】	「けんちゃんのおばけ」「いつちゃんはね、おしゃべりがしたいのにね」「ペコちゃんというせんせい」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ようちえん・ほいくえん(2)】	「子どもになりたいパパとおとなになりたいぼく」「ともだちできるかな」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1年生(1)】	「マコチン」「マコチンとマコタン」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1年生(2)】	「ろくべえまってるよ」「いえでぼうや」「ろくすけどないしたんや」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2年生(1)】	「とこちゃんのヨット」「なんやななちゃんなきべそしゅんちゃん」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2年生(2)】	「さよならからみきぼうはうまれた」「うみにあるのはあしただけ」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3年生(1)】	「しかられなかった子のしかられかた」「ふたりはふたり」

¹參考理論社網站<http://www.rironsha.co.jp/>介紹製作。以上適讀年齡的劃分，亦可作為灰谷健次郎作品中主角年齡的參考。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3年生(2)】	「とんぼがえりで日がくれて」「へんな子がいっぱい」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4年生(1)】	「きみはダックス先生がきらいか」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4年生(2)】	「海になみだはいらない」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5年生】	「だれも知らない」「オシメちゃんは六年生」「ベンケイさんの友だち」「ひとりぼっちの動物園」「三ちゃんかえしてんか」
灰谷健次郎のどうわ【6年生】	「ワルのぼけっと」

二、研究限制

由於灰谷健次郎的作品於近年始有中譯本，因此相關作家或作品的中文深入研究及評論闕如，國內雖偶有導讀、書評與賞析等介紹，但直接可引用參考的中文資料零星可數。由於研究對象為日籍作家，透過網路搜尋後，發現不乏日文評論文章與書籍，但由於筆者不諳日語，以及外文資料的相關論述取得不易，因此關於可援用及參考的日文資料評論有所欠缺不足，即便察知極具參考價值得資料，在收集和閱讀上亦難免有所疏漏及缺憾，唯一大研究限制。

灰谷善於捕捉兒童的自然形象，兒童用語的使用在其作品內更足見其貼近兒童的功力，但這些童言童語和地方腔的兒語也使得譯者難以譯出，筆者由於語言限制無法閱讀日文原文加以對照，亦為一探究遺憾。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我們所說的故事，和我們所聽過的故事，會決定我們是什麼樣的人。」(Susan Engel, 1998: 11) 由閱讀作者前半生的自傳《我遇到的孩子們》和關於作者的相關資料：《現代兒童文學作家對談》和《灰谷健次郎の発言》發現，灰谷健次郎的故事題材，為數不少來自個人的生活經歷和其所接觸、所遇到的人事物，對於這些曾經往來於自己生命中的相遇心懷感念並且銘記在心，使得灰谷先生無論在說自己的故事，或是說他人的故事時，都實實在在地不容許半點虛假，有跡可尋。作者的作品也是了解作家寫作風格、態度的途徑之一，因此藉由閱讀灰谷的所有中譯作品，除了可以對其作品與經歷的關聯性有所了解外，亦可與本文研究文本相互對照以探究灰谷的文風主題。因此擬先透過對於作家個人相關生平經歷的探究，再打破研究文本的故事分冊，綜觀研究文本的所有故事，分別就其寫作素材、人物形象以及風格主題進行探究分析。藉由閱讀灰谷健次郎的中譯作品，除了一探作品和其人的關係、進一步認識作者之外，更可在其形式與內容間，爬梳整理出作者如何在寫實的創作上，呈現對現實的批判反思和其所寄予的理念理想，更可試圖找出作者在除了現實與理想兩極端外可能的立足點，進而在表面外延的二元對立下找出並非全然絕對的反思批判內涵。透過Perry Nodelman曾列舉出兒童文學常見的二元主題，並指出希望能以其他更好的策略來打破二元對立的歸納思考傾向。但他也假定探討文本如何表達並平衡其中的二元對立，雖有潛在危險但也不失為一閱讀樂趣²。在日本曾有評論者認為灰谷健次郎作品對人性過於理想，對於好人與壞人的判定也過於一廂情願，因此由現實與理想探究其中的二元與否，或許有其危險，但亦為筆者所欲嘗試析論的主軸。

本文係對灰谷其人及作品進行探究分析，因此首要之務便為了解灰谷作品，由

² 參考培利·諾德曼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186.188 整理。

於其日文作品蒐集不易齊全及語言上的閱讀困難，因之主要針對其全數中譯作品進行蒐集，同時著手蒐集關於灰谷作品及人的資料。雖然本文是以灰谷的短篇故事為主要探究對象，但是灰谷的長篇小說亦可透見其創作風格理念，因此除了詳閱研究文本之外，其餘中譯長篇小說譯為不可或缺的參考。在詳閱作品之後，並參考灰谷的相關資料開始針對作品進行歸納分析，著手擬定本文的撰寫大綱與方向，以五章進行探討，在第一章「緒論」中，針對「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步驟」和「文獻探討」進行說明。第二章以作家作品介紹為主，期透過對作家時代背景和經歷的瞭解，探討作者其經歷與人生態度的關係，以及其生活經歷與故事素材間的聯繫。第三章主要是透過寫實觀點，由作者寫實描述的創作方式出發，尋找其作品所呈現之現實問題的觀點，梳理出作者對兒童和現實的關注，跟隨其視線進而試析其作品寫實性的意義。第四章著重在探討灰谷的理想，延續第三章尋找灰谷視線的途徑，延伸尋找灰谷闡述理想的腳步如何前進，並且由作者所關注的人物出發，探究其文主要風格與主題，以此試析作者在現實與理想間始終如一的理念。第五章為結論，對於作者的現實與理想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看法。希就上述五章安排開始進行撰寫，並依相關資料不斷潤飾論文內容以期整體一致。

第五節 文獻探討

目前國內尚無關於灰谷健次郎相關作品以及作家的論文研究，因此筆者從日本現代兒童文學中尋找作家的相關資料以及論點。由三民書局出版，宮川健郎著，黃家琦翻譯的《日本現代兒童文學》，為目前國內唯一討論日本現代兒童文學的專書，主要是針對日本現代兒童文學發展史上重要的事件、作品與時期做重點描述。而另一本關於日本兒童文學研究的專書則是由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張錫昌和朱自強主編的《日本兒童文學面面觀》，依照時間順序對日本兒童文學的發展做介紹，對於日本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有單章的作家作品探微，不過在單章重要兒童文學作家中，並未有關於灰谷健次郎的介紹。在這兩本專書中，提及灰谷健次郎都是以其處女作，少年小說《兔之眼》為主，在收錄有對灰谷訪談之作《現代兒童文學作家對談》中，除了有灰谷本人針對其創作和對兒童看法的談論外，在其附錄之日本國內相關灰谷評論中，亦多是針對其長篇小說而論之，關於本論文主要研究作品：短篇故事的深究實為少數。不過由於本文研究作品與《兔之眼》都是作者 80 年代左右的作品，因此《日本現代兒童文學》、《日本兒童文學面面觀》兩書中對於灰谷健次郎作品的看法即便不多，亦可作為瞭解作家作品的途徑。作者前半生自傳《我遇到的孩子們》為一則則灰谷健次郎自身經歷的故事，記錄其成長、擔任教師期間以及身為一個「人」的心路歷程，此書可為瞭解作者生平和其理念的重要參考；此外收錄灰谷單篇散文創作的八冊《灰谷健次郎の発言》，亦是灰谷對於教育、兒童、生命和其生活態度的直接表露。1950 年～1960 年前後，日本兒童文學經歷了一個轉捩點，就是對於小川未明筆下「無知」、「情感的」、「柔順」、「率真」的兒童，並非「現實生活」裡的兒童³，所提出的嚴正批判，開始尋求新的兒童形象，主張用現實主義的方法描寫生存於日本政治、社會現實之中的

³ 參考宮川健郎著，黃家琦譯，《日本現代兒童文學》，頁 61 整理

兒童文學，這樣的主張開啓了兒童少年長篇小說的創作風氣，七〇年代以後，日本的兒文學創作界裡，慢慢地出現了描寫死亡、性、單親家庭、孩子不想上學等，以往遭大眾忌諱的題材的作品。灰谷健次郎的作品正是由這個時候開始，其作品中對於現實的描寫以及對於教育以及社會問題的看法，和當時日本的兒童文學環境是相應的。

兒童生活故事爲筆者此次研究文本的主要類型，陳莉穎的《王淑芬及其兒童校園生活故事系列研究》是關於兒童故事研究的相關論文，其以研究作家作品的方式，探索王淑芬校園故事引人入勝的原因，其中對於兒童故事和兒童生活故事有詳細的說明，認爲「兒童生活故事」是以兒童爲主角，描寫兒童日常生活所見、所聞、所感的故事，情節簡單，故事單純，語言淺顯美化。筆者進行資料蒐集時，發現對於單一作家的少年小說進行研究的論文不少，但是以兒童故事作爲要主要研究文本卻較少見。灰谷健次郎的短篇故事中，爲數不少是描寫幼稚園幼兒生活情形的故事，而在日本的兒童文學中，還有一位女性作家中川李枝子特別是以幼兒角色爲創作中心，他的《不不幼兒園》描寫一個四歲男孩在幼稚園的生活故事，雖然兩人皆是描寫幼兒真實形象的能手，但中川李枝子將兒童的現實與幻想自然融爲一體，因此多了分童話的色彩。兒童生活故事原就是敘述兒童實際生活寫照，無論是作家虛構而成或是真人真事，重點都是在於要能反應兒童生活，其真實感成了與童話故事最主要的區別。

成人對於童年與兒童清新無瑕的假設，使得兒童文學中經常出現頌揚童心美好的作品。日本也曾經在 1950 和 1960 年代發表的兒童文學概論中，出現關於兒童文學「理想主義」的論點。認爲兒童文學是向光性的理想主義文學，應追求應有生活理想，但和作者個人特定的思想（比方說馬克思主義、基督教等）或立場無關。雖然其後隨者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全然理想主義是的作品開始鬆動，關於社會現實層面以及各階層的兒童真實生活開始受到注意，但是依舊可以在許多兒童文學作品中，看見其作者透過兒童身影，對於生活、社會或是人性所懷抱的理

想追求，灰谷健次郎筆下的世界，便經常呈現一種在困頓中展現的理想。

灰谷健次郎個人的經歷對其創作和人生觀、價值關有極為關鍵的影響，在作品中對於一種理想人性和生活的抒發，源自其對於現實問題的質疑。這樣的理想也許過於絕對，但筆者認為其背後傳遞的卻是更多的思考與期盼。



第貳章 回首來時路一

灰谷的生命與創作

閱讀灰谷健次郎的人生經歷，就像是與他一同逆行來時路。曾經舉步維艱的每一足跡，頻頻回首的定視片刻，綿延作一條跨越世代的慢慢長路，但作者（行者）卻不會迷途，因為沿線所遇到的人與事，不僅是一個個標誌來時方向的記號，也勾勒出一只流動作者思緒的心靈地圖。

第一節 一步一腳印

一、徬徨少年時

（一）淳樸美好的幼年生活

灰谷健次郎的回想與自傳性的散文，在不免思念與遙想的況味下，以深刻的感念縫製回憶錄式歷時寫實的外衣。大時代的動盪與小人物的辛酸血淚看似不謀而合，卻又憑添幾許因果無奈。灰谷曾在書中將自己的人生劃作三個階段，出生於 1934 年 10 月 31 日的灰谷健次郎，「健次郎」這個名字，是從小溺愛他的祖父，取自大正時代末期一個家喻戶曉的怪盜「ピス健」，期望幼時因病頭部稍大的灰谷健次郎，能夠因這個名字如怪盜「ピス健」般聰明。三代同堂，總共十一個人的大家庭，居住於當時仍民風純樸的神戶縣，祖父母經營露天攤販，父親是三菱神戶造船廠的優秀車床工人。在四戶人家共用一口井的大雜院裡，左鄰右舍相互借貸柴米油鹽，晚飯後拿著板凳，扶老攜幼聆聽鄰人說怪談故事，這些稀鬆平常的

生活瑣事，在物質不富裕的年代，醞釀出社會裡濃密的人情交流，孕育了真誠和善的人們，神戶大自然的山水，與此相得益彰，淳樸美好的生活環境于焉自然成型。幼時的灰谷是個一出家門便玩樂就忘了回家的孩子，經常在夏日步行往返兵庫與須磨，在須磨海岸戲水游泳；住家附近的文化電影院，也是幼時令他流連忘返的地方。但小市民的社會生活平穩，大環境的變動卻波瀾不斷，1945年，因為神戶大空襲的緣故，灰谷一家疏散到岡山，過了好一段時間飢貧至極的生活。由於物資日益缺乏、生活費驟減，父親和大哥寄居在鈴蘭站的親戚家往來通勤工作，因而遭逢電車脫軌意外，頭蓋骨陷沒重傷。母親將所有的錢交給孩子們便前往照顧父兄。留在家中的灰谷健次郎和其他兄弟姐妹，因為弄丟母親留下的餐費，三餐不得溫飽，最後只得一同偷摘玉米裹腹充飢。

（二）學業與工作的衝突

小學時，灰谷因為個頭矮小，總是排在最前列，六年級後，由於偌大的城鄉差距，使得不諳理解數學的他備受屈辱，一口氣成了劣等生。國中畢業時，灰谷因為家貧只好放棄升學，選擇了就業組，當時恰好正值自由工作者在東京的三田職業介紹所發起「給我工作」的示威，事件的影響力遍及整個東京，使得謀求一職空前的困難。就學開始便因個子矮小總站在最前排的他，在職業介紹所審查文件時便因此屢遭淘汰。既無法升學、工作又沒有著落，只能在職業介紹所排隊等待充當臨時工，灰心沮喪之餘，加上在義務教育階段所受到的差別待遇，令他倍感到傷心失意，深刻體認到屈服於現實生活的絕望。雖然透過職業介紹所，以就讀高中補校為交換條件，前往花生店工讀，但因無法適應，便再次回到職業介紹所排隊，陸續從事橡皮工人、海灣工人和書記等工作，過著四處打零工的生活。半工半讀的補校時光，雖然課業工作兩頭燒，但因為遊走於學校和社會兩個不同環境，得以和形形色色的人認識、相遇。無論是在工作環境中，印刷廠的人妖阿達；

造船廠裡喜歡偷窺女生、或經常到風化場所因而一年到頭罹患性病的同事；還是補校中年齡較長的同學，或是年輕導師。雖然在與這些人來往的同時，灰谷也逐漸祛除初進補校時獨來獨往的孤僻個性，活躍於辯論社，但青春的適意暢快並未寫滿灰谷的年輕生活篇章。高中補校二年級後，參加了某個政黨的年輕人團體，對於合唱運動和聯誼活動，興趣缺缺；只想和具有古典左翼思想的黨員們來往，在學校發起批判時局的辯論大會，幾乎沒有時間工作，平時就和做組織的男生們往來。此外，嗑安眠藥、和同年級女生交往，難以克制的性慾和尋死念頭等等脫序、沒規則可尋的行爲，使得他的青春再度蒙上灰暗。這時的家庭狀況也每況愈下，父親對賭博依舊樂此不疲，二哥則是完全步入歧途，離家出走，整個家庭如艘難民船，只能倚靠大哥一人獨自掌舵。大學生活對灰谷而言是政治少年的時代。1954 年進入了大阪教育大學，但當時對他而言，仍談不上任何教育理想，只是以爲當了教師便有閒暇的時間可以寫小說，因此放浪形骸的生活依舊如影隨形地跟隨灰谷左右。

（三）與兒童相遇

在人生最曲折、生活宛如在泥濘中匍匐前進的高中補校階段，灰谷開始產生觀賞佛像的雅好。因爲不喜歡講究排場的京都寺廟，所以大多時候都在奈良漫步。在《兔之眼》中，灰谷便安排小谷老師造訪西大寺的散財童子像，而「兔之眼」，正是在說明散財童子的雙眼彷彿包含了祈願，若有所思地靜靜發著光亮，美麗且柔和。灰谷大學畢業後第一所任教的小學－妙法寺，便是因學校前有一座稱作妙法寺的寺廟而得名。有別於神戶一般公立學校，這所被山所環繞的小學因爲遠離塵囂，而有別有一番趣味。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就是可以移動的教室。灰谷擔任三年級的導師，被孩子暱稱爲「くろんぼ」，而這個初執教職與學生相處的時光，不但成爲〈一堆奇怪的孩子〉（ヘンな子がいっぱい）故事的來源，也使灰谷開始

關注教育，教育熱忱也因此甦醒。不過由於不滿於當時日本教育現況的偏差權威，他也時常和學校對抗。在從事教職期間，灰谷和他所嚮往的《麒麟》雜誌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直到《麒麟》雜誌停刊。不但認識了主要編輯群和實際負責人⁴，他所製作的班級文集，也被刊登介紹於《麒麟》（きりん）雜誌上，之後在此更有連載或專文的書寫。除了投身教育，致力於作文教育的落實，灰谷本身也開始創作詩和小說，並於一些文學獎中嶄露頭角⁵。擅長描寫學生心理而獲獎頻頻的灰谷，卻因 1962 年在《新潮》雜誌發表主要是關於國中生偏差行為的短篇小說〈笑影〉，而引起部落解放同盟的撻伐，抨擊書中所營造充滿任性與偏見的世界，是歧視少年的行為。

無論是經由閱讀《麒麟》雜誌中孩子一篇篇的文章，抑或自己班級學生的生活觀察，與孩子密不可分的執教生涯，令灰谷深為孩子的美好所感動。但童稚的美好卻也成為映照灰谷晦暗過去的一面鏡子，令他自責度日。

二、沖繩放浪後的折返點

「我辭掉教職，從今天起，我只是一個大叔，再見。」（灰谷健次郎，2003 c：119）。灰谷向學生說了這席簡短有力的話後，便辭去學校工作，頭也不回地轉身離開，離開學校學生、離開家庭生活。灰谷毅然決然辭去長達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至亞洲各處和沖繩流浪旅行，令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由於當時大哥和媽媽相繼死去，本身為胃穿孔所苦，又看不慣教育現場的權威與偏差，在這樣公私生活都混沌不明朗的情況下，他感到自己無法繼續擔任老師，於是去意萌生，開始了

⁴主要編輯群：竹中郁、坂本遼、足立卷一。實際負責人：星芳郎、浮田要三。

⁵此時其所獲獎項如下：1.中國新聞第九回新人登壇文藝作品 2.（梁の手）第三七回讀賣短篇小說獎入選 3.（犬の話）第八回アカハタ短篇小說入選。4.（石の眼）「教師の文芸」入選 5.（笑影）獲全國同人雜誌推薦。

兩年在亞洲⁶和沖繩的流浪生活。因為盤纏用盡，在石垣島擔任松木加工廠的員工；

《麒麟》雜誌的實際負責人星芳郎先生也給予金錢援助，使得灰谷可以繼續在沖繩諸島的旅行。在石垣島時，有次灰谷無意間發現當地居民為了尋找一個經常走失，患有精神病的老婆婆，竟然傾刻間出動了八十個人，毫無怨尤。這深刻的印象讓他相信沖繩正是個平等對待生命的和諧世界。經歷過無情戰爭的沖繩居民，卻能夠在累累傷痕下積極面對背負罹難者的人生，他們樂觀的生活態度，令灰谷動容，觸發灰谷再度思索沈澱大哥自殺留下的迷惑與震撼，終於掙脫一直以來束縛自己的沉重自責枷鎖，逐漸獲得釋放。這時的他，思緒不再只繞著自己的不幸打轉，而是不斷地思考善良的本質，所謂的改變，也隨之而來。每當想到沖繩，就想到孩子；每當想到孩子，就想到沖繩。思尋沖繩人和孩子間的共通點，一來一往間救贖的力量油然而生。將孩子嵌入他內心的是《麒麟》雜誌的人，而再度將他送回孩子堆裡的，正是沖繩。

三、兒童文學作家之路

沖繩的流浪是一段走向孩子懷抱的漫漫長路，也讓灰谷在停筆十年後，再次著手創作個人的第一部小說《兔之眼》。灰谷認為正因為寫了《兔之眼》，自己才沒有走向絕望的死胡同，反倒從絕望走向通往希望的道路。同時間，心中也萌發構思以哥哥的死作為題材的作品《太陽之子》。好景不常的是，在《太陽之子》連載的期間，寫作的苦悶，使得他倍受精神病症侵襲，病態似地失去食慾，胃和心臟都出現異常疼痛。病發的時候，莫名的恐怖也會同時產生，飽受病痛的折磨下，甚至曾探尋法醫學的書籍，希望上吊尋死以擺脫痛苦。《太陽之子》在這般彷彿用盡全身力氣完成時，灰谷一度以為自己再也寫不出任何東西，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感覺到彷彿一次生命的歷程。灰谷在創作《兔之眼》的時候，並未有成為作

⁶包括印度、土耳其、阿富汗、印度等地。

家的念頭，但緊接著不但頭一次有出版社邀稿，也在一些朋友的鼓勵下繼續創作兒童作品⁷，於 1974 年出版的《兔之眼》亦出乎他所預料的暢銷熱賣，履受獲獎肯定與推薦，除了國內的第八回日本兒童文學者協會新人獎，以及第一回山本有三紀念路傍之石文學獎外，也獲得國際兒童年安徒生特別獎的國際殊榮。不但被NHK電視台製作為連續劇播出，也推出了電影⁸。《兔之眼》的空前成功，令原本一度生活困頓到需要朋友接濟的灰谷，因為豐厚的版稅，貧困的生活有所改善。這本書揭開了他作家生活的序幕，之後便陸陸續續創作了許多兒童文學作品，也不斷有評論者針對他的作品進行評論。1994 年開始連載的《天之瞳》系列也⁹在 2000 年起，由朝日電視台製作為影集播出。《天之瞳》系列可謂集灰谷生涯大成的一部大河之作，書中可以一覽灰谷對於社會以及教育的嚴厲批派，以及對於世事本質的質疑探究，更可以藉由主角倫太郎描繪出灰谷心中真正兒童形象的輪廓。

身為作家的灰谷自然於作品中一抒胸臆，透過筆耕或隱或顯地藉由批判表露自己的理想。在生活中，灰谷亦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地落實自己的理念想法，無論是移居淡路島過著躬耕自給的生活¹⁰，開設保育園貫徹自己的教育理念，還是創立倫書房，灰谷總是盡可能地以行動實踐自己的理想，為了達成自行駕船前往賜予他生命力量的沖繩，灰谷設法擁有自己的遊艇，在 1988 年克服航海困難終於完成平生願望，並於 1991 年在當地居民的盛情邀請下定居沖繩的渡嘉敷島。因為長期居住於海島，他也練就了一身潛水捕魚的好功夫，在每年夏天更會以船長之姿舉行海上巡航活動，邀請各方成員朋友體驗海洋生活。而灰谷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事，莫過於 1997 年不滿日本新潮社經營的《Focus》雜誌，違法刊登「酒鬼薔薇

⁷ 在今江祥智、長新太、山下明生的鼓勵下創作出《馬可欽》。

⁸ 《太陽之子》也同樣被拍攝為電影與連續劇，並改編為青少年戲劇。

⁹ 《天之瞳》系列主要是以幼年篇、少年篇、成篇和あすなろ篇描寫主角倫太郎的成長過程。目前台灣有的中譯本為成長篇及少年篇，皆由新雨出版社出版。

¹⁰ 1980 年 7 月移居淡路島。並於週刊連載自己躬耕自己生活的旅行日記。

殺人事件」¹¹14 歲少年犯的照片，為此，他將在新潮社出版的一系列著作版權全部移到角川書店，作為抗議，充分展現灰谷「行動派」積極實踐的性格，以行動證明自己維護青少年人權和對犯罪更生的信仰。除了兒童文學作品之外，灰谷也有不少的散文隨筆、詩集以及對談集。

向來崇尚自然飲食的灰谷，卻在 2004 年發現罹患食道癌，得知患病後，灰谷立刻進行手術治療，病情有所控制也獲得好轉。但在 2006 年 9 月左右由於癌細胞轉移再度入院治療，此後病情便逐漸惡化不見起色，於 11 月 23 日在睡夢中離開人世。雖然無任何宗教信仰的灰谷，生前留下遺言，叮囑家人不需為其舉行任何喪葬儀式，但生前除了家屬外，還是有許多至親好友不斷前往探訪，和灰谷做最後的道別。



¹¹ 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神戶兒童連續殺害事件）是1997 年在日本兵庫縣神戶市發生的連續殺人事件。由於手斷兇殘的兇手竟是一名僅 14 歲的少年（少年A），衝擊了整個日本社會。此外，這起事件也對部份人造成了不良影響，有些人認為犯下罪行的少年長相俊美，因此成立了匿名的大型留言板，甚至還出現兇手的愛好者。

第二節 尋向所誌

在日本擁有廣大閱讀群眾的灰谷健次郎，過世後相當多的讀者也紛紛悼念，網路部落格轉載著灰谷生前的遺言，短短幾句話，卻敘述著灰谷對於與自己生命相遇的人無限的感謝。透過《我遇到的孩子們》以及灰谷其他的著作，都可以了解灰谷對於過去的自己，幾近是抽絲剝繭的與讀者坦惶相見，懺悔式的告白，其實蘊含著對於許多人由衷的感謝，不斷地透過與人的互動交會中，自省、反芻和學習。灰谷以不遺餘力地方式細數那些令他改變的人事，毫無保留地面對自己曾經陰暗與晦澀的過去，無論是生活的吉光片羽、一位老師，還是素昧平生的過客，都足以在彼此交會的瞬間點燃令灰谷自醒的火光。因此當然更不外乎一直與灰谷相伴的孩子們以及沖繩島上的居民。灰谷曾經說過因為孩子的善良一直支持著他，因此他必須將自己透過沖繩又回到孩子身邊，這樣繞了一大圈的思路脈絡寫出來。「孩子的善良，一直支持著我，所以我必須先將這個脈絡寫出來。」（灰谷健次郎，2003c：175）。一如灰谷所言，這一段回到孩子身邊的路程是如此漫長重要，對於其之後的創作也有深刻的影響，因此當不可忽略灰谷的這一段經歷轉折，希望可更從中了解灰谷創作態度思想的可能背景。

一、絕處逢生前的掙扎

在親身進入校園與學生接觸時，灰谷受到孩子們的衝擊，多是來自《麒麟》雜誌裡的小小作家們。被灰谷奉為聖經的〈我做過的壞事〉，是灰谷第一次閱讀《麒麟》雜誌時令他震撼久久不能自己的十一歲孩子的作品。由於一次意外，M君挪用了伙食費，之後便接二連三地再犯，M君文章中一字一句直接的心情寫照，對於挪用錢買東西滿足慾望的自己感到憤怒，也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恐懼與悔恨。那一期的《麒麟》空前絕後的只刊登了M君的照篇文章，灰谷在M君絕望卻又誠實

面對自己的心情裡看到了從前的自己因而備受震撼。之後灰谷在《麒麟》中不斷地閱讀到各式各樣孩子們的作品，那些孩子透過他們手中的筆，寫下以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人、事、物為題材的作品，其中不少小作者是窮苦人家的孩子，文章中卻不見對清貧生活的自卑與自艾，取而代之的是不委身於世俗價值的認真生活態度。例如澤正彥這個孩子對牛非常的喜愛，所寫的作品幾乎都和牛有關：

「長很多頭皮屑的牛，可以擠出很多牛奶出來，這種牛是無可取代的。不明究理的人看到這種牛，會說這種牛很髒；老手看到這種牛，會說這種牛很棒。」「我對清高橋君和岡君說，我不在乎清理牛的大便。『清理牛的大便，有什麼不對嗎？』回到家以後，我便開始清理牛的大便。把牛喜得很乾淨，牛也會很高興。如果牛很髒的話，便擠不出牛奶。」（灰谷健次郎，2003c：24）。

灰谷一次一次藉由孩子們獲得面對自己的勇氣，開始反省，為何自己在過去暗中鄙夷歧視那些曾經真心善良對待他的人。對露宿街頭的灰谷伸出援手的流浪漢們，不但不覺得感激，反倒覺得噁心；與阿達往來密切的時候，佯裝樂觀，實際上卻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在造船廠和勞工同食共寢作環境，雖然開始思考資本家和勞工的關係，閱讀大量社會科學書籍，和老師同學一同討論文學社會問題，卻向同事隱瞞父兄也在造船廠工作的事實，不願和大家多談家裏的事。無論是邊緣人士如人妖阿達，或工廠工作時的勞工朋友，灰谷當時表面上與他們相處融洽，卻無法全然敞開心胸與同事們相處，且打從心底不願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當初一心希望藉由讀書脫離勞動工作環境的灰谷，回想起所遇到過的各種社灰底層人士，他們的生活態度和善良，與自己無知的歧視對照，灰谷深切自責，但也促使他不再只是憤世嫉俗地看待資本家與勞工的關係，愈發關注勞動與貧窮者的心理層面，發現他們在逆境裡依舊樂觀善良的生活態度。但是灰谷的嚴苛自省並未就此停止，進入校園成為正式老師後，和孩子們接觸互動更為直接，學生的作

文如《麒麟》中的作品，每每觸動灰谷內心最幽暗的角落，但隨之而來的，便是無法自己的強烈自責之感。三年級的村井安子偷了口香糖，灰谷要她寫下偷竊之後的心情，並且正視自己偷竊這件事，不要心存僥倖，欺騙自己。灰谷和小安說：「每個人都犯過錯，老師認為，不管年紀多小，只要做了壞事，那項罪過便永遠不會消失。他會一輩子跟著你。」（灰谷健次郎，2003 c：51）。由此可知對於灰谷而言，罪過並非船過水無痕，不留痕跡，相反地，它永遠不會消失。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勇氣去面對自己並且反省。灰谷因小安的詩回想起兒時和兄弟姐妹爲了充飢偷摘玉米的往事，然而反省所帶來的並非原諒寬恕，而是日益加深，彷彿無底洞的自責。

二、柳暗花明後的中繼站

過去無知的歧視許多人是灰谷不斷自責的原因之一，他發現了導致自己生活千瘡百孔的問題根源，卻仍舊拖著沈重步伐前行。因爲他看到歧視的錯誤，也在他人身上看到所謂的樂觀善良，卻始終無法理解箇中原因，直到認識了幼時因車禍右腿遭劫肢的一年級學生高橋徹，才真正理解樂觀的意義。灰谷暱稱高橋徹「骨君」，這個孩子雖然因爲截肢住院而沮喪到想要尋死；孤單地獨自一人到海邊，將缺角的螃蟹視爲朋友，卻也寫出「骨頭啊！請你認為我還有腳，趕快長出來！」（灰谷健次郎，2003 c：74）如此樂觀、不向沈重打擊屈服的話。灰谷驚訝於在這樣絕望悲傷中閃爍的善良與樂觀，認爲善良與樂觀，是使人改變的力量。某一次秋季運動會，骨君更是拚了命努力地向前跑，即使，所有的同學早已經跑完全程。在和骨君的書信往來和互動中，灰骨第一次體會到人是平等的，他認爲只有將對方的悲傷，不計多寡，當作是自己的悲傷時，對方才會敞開心扉。這樣設身處地的交流關係，正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學習、共同成長的關係。孩子的一舉一動牽引著灰谷反覆思考的深度與廣度，他曾在廣播電台報導神戶貧民區孩子的生活，這些以加入幫派爲目標成群結社的孩子，在灰谷眼中，雖然囂張行竊，但卻實踐著

『萬物生而平等』這句話。因為其中一位經常拖累大家行動，殘障、智能不足的孩子，從未被同伴排除在外。灰谷為此深受感動，認為意味著孩子善良與一視同仁態度。身心障害兒麻理，因為肌肉麻痺使她無論喜怒哀樂都面無表情，行動的不便加上多方面的障礙，令許多人憂心忡忡，甚至懷疑這個小女孩活著的意義。但是灰谷藉由觀察麻理的生活，發現她在前往特教學校校車停靠站的幾百公尺路程中，將一路上遇到的花草動物當做好朋友，每天一一和他們道早，雖然因為語言障礙而口齒不清，但那一聲聲「早安」卻充滿了生命。和麻理相處的三個月，灰谷感同身受地分享麻理的悲傷，嘗試了解她所受的苦痛，因而不只是冷眼旁觀，嘲笑麻理看似滑稽舉動的人。一個曾到灰谷班上的重度智障兒千秋和班上孩子相處間的轉變，也令灰谷記憶猶新。灰谷原先讓大家輪流照顧千秋，但孩子們最後卻自動自發地互助幫忙。一起生活的情感更轉變為「千秋也和我們一樣」的同等對待。無論是骨君、麻理、千秋，還是神戶貧民區組織幫派的孩子，灰谷與他們相處同時也觀察、思索，更加相信孩子與生俱來的樂觀善良，是使人改變，也是改變他人的力量。而善良，在灰谷眼中，也發生在那些面對大人有心或無意地傷害後，選擇釋懷並原諒的孩子。笹尾進因為灰谷無情的一句：「既然你寫這麼會寫，下次寫少一點、寫的明白一點！」（灰谷健次郎，2003c：98）而用他的方式——不再和灰谷通信，抵抗灰谷前後不一的態度：先是讓他敞開心房願意與灰谷交換信件，後來卻嫌棄他的文章不夠明白。灰谷連續道歉十天，笹尾進終於原諒他，且在只有蠟燭微光的停電時刻，仍舊寫信給灰谷。笹尾進不但讓灰谷再次為孩子的善良所感動，也學會了反抗的真義。關於善良、樂觀、平等與反抗在灰谷反覆的思索下逐漸清晰，但是大哥自殺的陰影並未因此撥雲見日，即使已經可以走出歧視友人的牢籠，但大哥結束自我生命卻如一股暗流，始終讓灰谷耿耿於懷，背負著自責的陰影，於是在身心俱疲下選擇辭去教職前往沖繩諸島流浪，沒想到也讓灰谷第一次體會到從自我解放出來的感覺。

沖繩的經歷對於灰谷有著至關鍵影響，曾經飽受戰爭摧殘的島上倖存者，親

人多半都在戰火下犧牲，失去親人的悲痛並未讓他們一蹶不振，反倒以勇氣堅強地面對自己倖存的人生。成天和人說有笑的阿富孀是灰谷在石垣島松木工廠的同事，兩個兒子都命喪戰地、屍骨無存，先生也死於瘧疾「一直活在自責之中，死去的人也不會高興」（灰谷健次郎，2003c：128）。阿富孀這番話就像給了灰谷一計當頭棒喝。阿富孀和灰谷一樣，將先生的死歸咎在自己身上，但是他選擇收起自責，努力生活，因為「如果我死了，我先生也會死。所以，我不能死！」（灰谷健次郎，2003c：129）阿富孀的話令灰谷震撼非常，他發現，這些歷經苦難的人，卻體悟出這樣面對生命的態度，在他們的心中，原來都還存有另一個「生命」。出動八十人尋找一位經常迷路的精神病老婆婆，這樣平等看待精神病患的方式令灰谷驚訝；不任意殺生與其他生物和諧共存的自然觀和波照間島祈求豐年的祭祀活動，捧著樹枝虔誠跪地的男女兒童，都讓灰谷感受到大自然生命的聚集，靈魂為之震撼與感動。「從沖繩學到的事情，一言以蔽之，不正是對生命抱持著敬畏之心嗎？」（灰谷健次郎，2003c：164）。搜索枯腸思考人和善良本質的灰谷，終於沖繩體悟出善良的源頭，人的善良，只有對生命抱以敬畏之心時才能產生，而樂觀，及是對生命慈愛的精神。孩子和沖繩文化不可思議的相似性，讓灰谷重新走向孩子，因為孩子渾然天成地流露他在沖繩所感悟的一切。沖繩喚醒他心中頹喪已久的積極生命力，再次溫潤他原本就易感的心，懷抱對生命謙卑的心態，幻化為一個個信念態度躍然紙上。

三、無心插柳柳成蔭—兒童文學路上氣味相投的貴人

走上創作兒童文學這條路是灰谷原先始料未及的，雖然從少年時代起便不乏創作小說及詩的經驗，最初想當老師也是因為私心認為會有較多閒暇可以寫小說，但是灰谷從未矢志成為作家。在《兔之眼》出版前，他的閱讀範圍限於成人文學作品，甚至未接觸過其他兒童文學作品，當然更不用說是創作以兒童為主要

讀者的兒童文學作品了。不過由他參加文學獎時的作品主角多為兒童或青少年作為推測，實不難嗅出其日後走向兒童文學創作的傾向。灰谷自己曾表明坂本遼先生是他之所以會創作兒童文學的主要原因，但並非坂本先生親自鼓勵其去創作兒童文學，或是受坂本先生《今天也還活著》連載的吸引，灰谷是在不知不覺的潛移默化下受到影響。坂本先生是灰谷進入《麒麟》後所結識，灰谷在辭去教職後，有一段時間曾跟隨坂本先生到神戶的兒童詩會，灰谷認為聆聽坂本先生說話時，眼睛閃閃發亮且寧靜的孩子，一定是受到坂本先生正直為人的影響。灰谷曾將獲得某家報社的短篇小說送給坂本先生，坂本在長信中希望灰谷多寫人，不要只工於用力描寫自然。由於當時文學一窩蜂探討以「性」探討主題，希望灰谷不要寫大家都能寫的東西。坂本先生的微婉的勸戒灰谷，期望他能多閱讀孩子創作的童詩和作文，避免他文章流露傲慢的想法。認為貧窮的人或社會底層的人，可以活出人生美好一面的坂本，使灰谷思考善良的意義並體會到要向孩子學習。而灰谷在事後也才驚覺，自己的《兔之眼》和坂本先生的《今天也還活著》有著諸多相似處，他們的主題都可以出自聖經的一句話：「人因為受到苦難，而自苦難終獲得救贖。」原來冥冥之中，影響他創作兒童文學的，正是坂本遼先生。透過文學和孩子兩種途徑，灰谷自坂本先生那兒學到很多。另一位透過學習方式讓灰谷體會生命存在意義的，是從事「關於人」教學的林竹二老師。在尚未認識林竹二先生以前，灰谷便因林老師回想在沖繩當地小學授課的一篇文章，而久仰其大名，灰谷震懾於林老師透過沖繩的孩子，瞬間即洞察出灰谷在沖繩往返兩年體悟出的道理。後來灰谷加入了林先生在湊川高校授課的旁聽行列，親自參與林老師「真正站在孩子立場的教學」，相對於命令式的教學方式，學生藉由教師引導，並不交給學生什麼，而是讓孩子思考「他們已經具有的東西」，因而自發性地選擇改變，這樣的充滿自主式的教育理念在林老師的課堂上落實。那些曾經被貼上問題兒童標籤，長期受到排擠的學生們，無論是干擾上課或是冷漠叛逆，皆受到林老師的引發持續地進行思考，進而一個個無聲無息地悄然改變。原先桀傲不遜的少年們，

臉部表情化爲柔軟。「改變，是檢驗是否學會的唯一證據」林老師這樣的堅持與理念鼓舞著亦身處教育現場的灰谷，時時反思檢討自己的教學態度，更小心避免教師因「自己製造出來的差別對待」而對學生造成傷害。



第三節 作品介紹

一、細數作品

目前灰谷健次郎的中譯作品皆由新雨出版社出版，自 2001 年出版《海不需要淚水》至 2006 年的《天之瞳少年篇 II》總計 11 冊，並於 2006 年總括為「灰谷健次郎兒童文學名作典藏」，以套書方式再次向讀者推薦。其中除了《我遇到的孩子們》、《小孩子的鄰居》以及《天之瞳》系列外，其餘中譯作品皆為灰谷各時期單篇作品的集結收錄。筆者將灰谷作品已有中譯本之作，以中譯作品出版時間為主，另輔以日本的出版時間列出單篇中、日文篇名，製為簡表如下，以明確一覽各冊中譯作品所收錄的單篇作品和日本的出版時間。

表 2-1 灰谷作品中日出版時間對照表

中文書名	中文篇名	台灣出版時間	日本出版時間
海不需要淚水	海水不需要眼淚 海になみだはいらない	2001 年六月初版	1981
	你討厭臘腸狗老師嗎 きみはダックス先生がきらいか		1981
	孤伶伶的動物園 ひとりぼっちの動物園		1979
	〈誰都不知道〉だれもしらない		1981
	〈尿布兒是六年級〉		
	〈弁慶的朋友〉		
	〈孤伶伶的動物園〉		
	〈小三沒有回來嗎〉		
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	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 とんぼがえりで日がくれて	2003 年 1 月初版	1987
	海裡只有明天 うみにあるのはあしただけ		1985
	小德的遊艇 とこちゃんのヨット		1976

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	好多朋友 ともだちがいっぱい		1985
	大家都是朋友 みんなともだち		1986
	離家出走的小子 いえでぼうや		1978
	小健的鬼怪 けんちゃんのおばけ		1977
	其實，小衣很想說話…… いっちゃんはね、おしゃべりが したいのにね		1979
	鹿助怎麼了？ ろくすけどないしたんや		1980
洛克貝，等一下	洛克貝！等一下 ろくべえまってろよ	2003年8月初版	1975
	馬可欽 マコチン		1975
	馬可欽和馬可蛋 マコチンとマコタン		1976
	大姐頭奈奈和愛哭鬼阿俊 なんやななちゃんなきべそしゅ んちゃん		1980
	想變成小孩的爸爸和想變成大人 的我 子どもになりたいパパとおとな になりたいぼく		1979
	從沒被罵過的孩子第一次被罵的 經驗 しかられなかった子のしかられ かた		1981
	美喜寶，不要哭！ さよならからみきぼうはうまれ た		1977
	不一樣的雙胞胎ふたりはふたり		1983

我遇到的孩子們	わたしの出会った子どもたち	2003 年 11 月初版	1981
小孩子的鄰居	燕子的車站	2004 年 4 月初版	
	星期天的造反		
	朋友		
	小孩子的鄰居		1985
淘氣鬼的口袋	淘氣鬼的口袋 ワルのぼけっと	2005 年 1 月初版 一刷	1979
	一顆口香糖 チューインガム一つ		1982
	小育這個朋友 いくちゃんというともだち		1989
	叫你第一名 プウ1 等あげます		1975
	一堆奇怪的孩子 へんな子がいっぱい		1982
天之瞳 幼年篇 I	天之瞳幼年編 (1)	2005 年 2 月初版 一刷	1996
兔之眼	兔の眼	2005 年 12 月初版	1974
天之瞳 幼年篇 II	天之瞳幼年編 (2)	2006 年 1 月初版	1996
天之瞳 少年篇 I	天之瞳少年編 (1)	2006 年 2 月初版	1998

天之瞳 少年篇 II	天の瞳少年編（2）	2006 年 3 月初版	1998
------------------	-----------	--------------	------

二、作品與生活經歷的聯繫

多樣的人生際遇豐富了灰谷健次郎的交遊，一路走來所遇到的人和生活歷練，正如下山明生所言¹²，是灰谷爲了寫作而自我現身的一種人生修行。這些實際生活裡零零總總的人物和見聞，都是灰谷取材所自，再經由創作時的構思剪裁，將自己身體力行的親身體驗投射於作品的人物和故事中。灰谷曾自言《我遇到的孩子們》是自己因爲孩子而活過來的記錄，並由衷感謝他所遇到的那些孩子，由此可見孩子對其舉足輕重的意義，而反映在其創作中的便是以兒童爲主角的兒童故事和兒童小說。尤其因爲灰谷細膩敏銳的觀察，加上個人從前如數家珍與孩子相處的直接經驗以及聽聞實際發生於友人身上的間接實例，使得灰谷在描述兒童實際生活方面更是出色，無論小說或故事這些實際日常生活的經驗經常是灰谷取材入文的源頭。雖然是以長篇小說《兔之眼》在兒童文學界一鳴驚人，但是其兒童故事的創作質量並不亞於長篇小說的成就，特別是兒童生活故事的表現。以下依作品中譯本出版時間進行簡介，並針對研究文本中取材自灰谷生活經驗的各篇故事加以說明：

（一）《海不需要淚水》

〈海不需要淚水〉是以第三人稱描述發生在主角－四年級學生章太生活周遭的故事。篇幅較長，描寫章太居住的海島，因爲時代更迭，生活風貌以及思想觀

¹²出自《海不需要淚水》的解說部份。灰谷健次郎，《海不需要淚水》，台北：新雨，2003，頁 277。

念都今非昔比，孩子不再接近山海農漁之事，老師也視農夫為沒有出息的出路。故事中包含了章太一家人、鬍鬚老師一家人和章太島上老少朋友們彼此相處的事。過了一個暑假，章太甚為尊重的老漁夫德伯過世，章太的哥哥以德伯曾經說過的話安慰他：「海討厭淚水，海不需要淚水。」（灰谷健次郎，2001：79）德伯不過是回到海裡啊！

〈你討厭臘腸狗老師嗎？〉臘腸狗老師是主角律子升上四年級後班上的新導師，以第三人稱透過律子的視角來敘述班上因臘腸狗老師帶班後陸續的變化。雖然一開始學生對這個其貌不揚的老師頗為失望，但他卻為這個班即注入了一股迥然不同於以往的氣息。臘腸狗老師課堂上關於「親切」的學習課題，脫胎於灰谷從前對六年級學生進行「關於善良」的思考課程。

〈孤伶伶的動物園〉下包含 5 篇獨立的故事，分述如下：

〈誰都不知道〉的主角麻理子是養護學校六年級的學生，行動吃力的他，每天都得花費 40 分鐘，走上兩百公尺的距離到車站。途中的四次短暫休息，也是麻理子和動植物等各式各樣的朋友問好的時候。因為行動不方便，緩慢的行進卻使得麻理子有機會停下，觀察留意一般人忽略的風景。此篇故事的雛型來自灰谷曾經陪伴他相處三個月的身心障礙兒－麻理的經驗。

〈尿布兒是六年級〉是以第三人稱描寫阿慢（佐籐美）因為母親舊病復發住院，將弟弟尿布兒帶來上學。好不湊巧，母親過世兩年的北見智二（小北），同天又再度不到學校。放學後，阿慢到小北家找他，發現兩人的家庭情況如出一轍。相偕買菜的同時，小北也答應翌日到學校為尿布兒換尿布，也因此再度回到班上，全班同學因為一同照顧尿布兒，班上氣氛也變得更融洽了。

〈弁慶的朋友〉是以第三人稱觀點，描寫恰歐被家人叫做「弁慶」的妹妹恰可的故事。恰可是個「在家一條龍，在外一條蟲」的小女生，在家跋扈，在外瑟縮的怪異性格，使得恰可不容易交到朋友。有一天，恰可交到朋友了，引起了全家人的好奇與關注，謎底揭曉後，原來是一位老婆婆。

〈孤伶伶的動物園〉以第三人稱旁觀者的角度敘述每個星期二上午都到動物園的少年一內山健治，因為父母分居，性情因而寂寞固執。因為和負責照料動物的龜山先生相處，走出了父母分居的陰霾，決定認真生活，不再以動物園為心靈寄託的逃離場所，要成為大家的好朋友。龜山先生奮而搶救將被蟒蛇吞食的兔子，因而被蟒蛇咬傷的情節，取自灰谷在課堂上所講述的神戶動物園裡，飼養黑猩猩的龜井一成先生搶救兔子的來龍去脈。

〈小三沒回來嗎？〉故事由課堂的指定作文「未來的夢想」開始，描寫平時害羞內向且畏縮的和人，為了讓班上同學能打破對生活於旅館街人們的負面刻板印象，卯足全力帶領大家到座落於旅館街上的兒童館，與那兒的大人小孩相處的過程。小三是曾經待在智障者收容所，現在在兒童館裡負責教大家手工藝，雖然腿部殘障，卻精於工藝的二十六歲青年。在兒童館的孩子和班上同學要舉行竹蜻蜓大賽時，小三失蹤了，原來是警方以非法攜帶兇器逮捕了攜帶彫刻刀的小三。在和兒童館的大人小孩相處後，大家未來的夢想，要悄悄地有了變化。

（二）《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

〈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是以第三人稱角度描寫沒有母親的女孩小由紀的故事，有小由紀和祖父母感情深厚的描述，也有小由紀藉由向幼稚園老師介紹分享每年都會在船上築巢的燕子們，因而逐漸互相信賴的過程。藉由對話詳實地展示了灰谷對於燕子生態和生活的了解；討海生活以及對於海像的描述，也離不開灰谷駕船航海的豐富經驗。

〈海裡只有明天〉以詩的形式，描寫三個不同的孩子，每天守望目送一艘名為「第一・八幡丸」的船過海峽的故事。

〈小德的遊艇〉以第三人稱角度描寫應是發展遲緩兒的主角小德的故事。小德因為發展遲緩經常不為外界所理解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雖然渾然不覺遭誘拐，但他的純真卻與綁架犯發展出一段溫馨的互動。

〈好多朋友〉是以第三人稱描寫發生在風之子幼稚園的故事。頭一天近幼稚園的小朋友，因為不適應而哭哭鬧鬧，在園長和老師的陪伴引導下，無論大人和小孩，大家都變成好朋友了。

〈大家都是朋友〉也是風之子幼稚園的故事，描寫小朋友們都已融入學校的生活，一起種植花草植物，照顧各式各樣的動物並且觀察。某日園裡的一隻松鼠逃走讓所有的小朋友都抓不著，從不發一語的雅子竟開口了，替大家想出好法子。這兩則關於風之子幼稚園的故事中師生的互動和園內生活，應取自灰谷曾經開設過保育園的經驗。

〈離家出走的小子〉是以第三人稱角度描寫以一個只要和媽媽鬧彆扭就開心宣告離家出走的小男孩雅人，平時喜歡提問的他這次又離家出走了，可是卻帶著眼淚，因為在家長參觀日時，雅人認真努力地回答老師的問題，卻被媽媽誤以為是搗蛋。最後老師和媽媽在雅人的拌演遊戲中懂得雅人的想法。

〈小健的鬼怪〉是寫一個討厭鬼怪的小男孩小健，他以自己的方式，在上廁所這段不算長的時間內想出克服害怕鬼怪的方法。由想比鬼怪更可怕的東西開始，到請鬼怪通過五元硬幣的洞口，小健不但不害怕鬼怪還和他們變成朋友一起完了呢！

〈其實，小衣很想說話……〉裡的主角小衣是個只要想開口說話，胸口就會緊張的怦怦跳的小女孩，因為這樣害羞小衣進幼稚園之後從來沒有園裡的任何一位老師說過話。但是小衣為了安慰一位受挫而眼泛淚光的新來女老師，終於鼓起勇氣，開口說了進園裡後的第一句話：「老師天空的雲彩看起來好像快破掉了」（灰谷健次郎，2003 a：199）。關於這一篇故事，灰谷曾提及是因為與重度智能遲緩的久保千秋一起相處後，心有所感而嘗試創作的故事。

〈鹿助怎麼了〉是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問敘述的故事。鹿助是沒有父親的「我」和沒有母親的美子兩人的同班同學，鹿助因為母親帶著小嬰兒離家出走而沮喪難過，直到最後仍不確定鹿助的母親是否有回來為。但是為了鼓舞傷心的鹿

助、替他打氣，我和美子邀請他一起玩遊戲，參加美子和美子爸爸的婚禮。鹿住被母親遺棄的情況，來自灰谷閱讀鹿島和夫學生－青山貴志的作品經驗。

（三）《洛克貝！等一下》

〈洛克貝！等一下〉是以第三人稱的角度描述一群幼稚園小朋友不依靠大人幫助，自己七嘴八舌討論出方法救出掉進洞穴裡的小狗－洛克貝的故事。灰谷曾經在這本繪本的書後記說明創作緣由：「過去，我曾經受過乞丐大叔的幫助。十五歲那年，我被趕出花生店，連睡覺的地方、充飢的糧食都沒有。乞丐大叔將草蓆借給我、煮熱騰騰的糖水給我喝、還給我回家的電車錢。正因如此，我很能體會洛克貝快樂的心情。洛克貝，真是太好了！」（灰谷健次郎，2003b：11）

〈馬可欽〉馬可欽是小信的綽號，班上不但每個同學都有綽號，就連導師也不例外。這個以第三人稱角度描述以小信為主角，不同日子的生活故事，不但有在學校和老師同學你來我往的互動，也有和同學一同惡作劇的頑皮嬉鬧，當然也少不了爸媽發現小信惡作劇時的反應。小信在學校和老師使性子鬧脾氣的任性等行為和穿黑衣服的偷學神明作文，是來自灰谷對從前學生黑田誠的課堂觀察。小信獨自前往探望生病請假的老師，也是如實呈現灰谷任教時某次臥病在床，一個名叫中野正行的學生探望他時的情形。

〈馬可欽和馬可蛋〉延續（馬可欽）的故事，「馬可蛋」則是小信的弟弟－小間的綽號。主要是以第三人稱角度描寫小信和家人日常生活的互動情況，不論是洗澡實小信和小間的想像遊戲，還是將長在身上的小肉球擬人化，其中小信、小信的朋友百合和小間三人說反話遊戲的對話內容，源於灰谷學生高橋徹的作品「相反國」。而小信和小間替爸爸跑退買東西卻丟掉錢的情形，則是和灰谷小時後將母親留下的飯錢不小心弄丟有關。

〈大姐頭奈奈和愛哭鬼阿俊〉使以第一人稱的角度，由主角阿俊之口描述自己初進小學時在學校惶恐不安的情形。但是在班上一個與他截然不同個性的野丫

頭－奈奈和老師的鼓勵下，害羞的阿俊在全班同學面前第一次念出自己的作文。奈奈不滿因為嚇唬阿俊而被老師責罵，寫下希望老師向她道歉的作文，內容取自二年級學生大塚真治的作品〈老師〉。

〈想變成小孩的爸爸和想變成大人的我〉是主角小勝描述自己在生活中與父母的互動，還有與朋友們一起玩家家酒等遊戲時的情形，也有許多和爸爸陪小勝遊戲的對話。疼愛小勝的爸爸最後決定不再說要變成小孩相當溫馨，是因為如果變成小孩就不能生出像小勝一樣的孩子。故事中小勝告訴爸爸，他的心願是希望將來能在看得見海的廣場建造屬於自己的房子，並且在假日乘坐遊艇出發到湯加島。遊艇、島嶼和海洋正是灰谷嚮往並實踐的生活環境。

〈從沒被罵過的孩子第一次被罵的經驗〉中的優子有個不修邊幅愛和媽媽拌嘴的爸爸，且又不會責罵優子，令許多同學欣羨。這則故事便是以第一人稱主角優子的角度描述自己因為渴切地希望能夠養小狗，瞞著父母藏起撒謊抱回的小狗，沒想到晚上小狗走失東窗事發，因而第一次被爸爸責備的經驗。

〈美喜寶，不要哭！〉是以第一人稱的「我」，來描述家中七個兄定姊妹裡最膽小愛哭的美喜寶，在照顧短腳鴉嚙可的過程中逐漸勇敢堅強的過程。原先動不動就掉下眼淚的美喜寶，最後卻是他自己向爸爸提出野放，雖然依依不捨，但美喜寶這次卻堅強地忍耐著，沒有掉下一滴眼淚。故事中提到爸爸相當喜愛的電影「七武士」，曾感動年輕時的灰谷。而關於故事中照料嚙可的方法知識，灰谷於故事後有特別感謝自己參考的育鳥日記作者－鈴木秀明先生。

〈不一樣的雙胞胎〉是以雙胞胎妹妹純子的角度，描述自己和雙胞胎姊姊小紀約定要成為不一樣的人後所發生的有趣故事。其實所謂的相同，不過就是長久生活養成的默契，兩個小女生想進一切辦法要讓彼此的想法、行為都不同，最後雖然如願以償地小紀成了植物博士，小純成了動物博士，但小純還是悄悄地擔心人所送的禮物會不會一樣呢！小紀對蒲公英不同品種的發現，和小純對小狗劃分領域方式的研究，是喜歡置身大自然的灰谷本身對動植物的了解觀察。

（四）《我遇到的孩子們》

此書可說是灰谷前半生的自傳，灰谷於書中藉由對自己成長以至為人師、作家的心路歷程的紀錄，不斷地檢視自己過去的生活與人生的挫敗；不同的工作經歷所認識的人生百態和與形形色色的孩子們相遇交會的經驗，都成為其一次次反芻省思的契基，使他面對人性陰暗之際，反照出孩子的良善與對生命的體悟。

（五）《小孩子的鄰居》

〈燕子的車站〉以第一人稱「我」的角度描寫被醫生暱稱為小花鼠的十一歲主角，因為父母離異以及自己心臟疾病的緣故，經常刁難在醫院陪伴他治療的母親，並且不願再次接受手術治療。臨床新來的罕見病病患立木先生的一舉一動，對於自己疾病的樂觀豁達，逐漸改變主角一直以來的怨懟與叛逆。

〈星期天的造反〉以第三人稱角度描寫一個男人與十二歲男孩的故事。就像「沒有約定的約定」般，男人經常與少年在星期天的國道上不期而遇，在男人的車內，在前往陌生地方的路途上，兩人看似不在意的漫聊，卻牽引出找尋各自內心困惑與脆弱出口的方向。少年隱瞞自己身事實情和男人自殺的早熟兒子，孩子的謊言與沉默，其實是成長需要時間潛沉轉換的方式。關於這個少年的秘密撥雲見霧後，男人在淚水奪眶的霎那，寬解了兒子自殺後的自己，也懂得兒子。

〈朋友〉由第一人稱「我」，也就是主角美那子的角度描寫人人口中所謂的好學生美那子，其實相當厭惡自己心中的「好學生」心態，雖然內心口口聲聲對於學校老師的行為和成人世界有諸多不滿，卻又畏縮無法放膽有所正面反抗，因為是這樣無法付諸實際行動的自己，所以對於班上頗為任意自為的不良少年伊丹君有所崇拜，之後更向他看齊一同抵抗老師，捍衛受老師不公欺壓的奈良君。

〈小孩子的鄰居〉男人每個星期天帶著主角小多，前往醫院探視男人生病的弟弟，趁著父親買報紙和車票的空檔，車站前排排坐的老人們，總是和小男孩談笑。某次男人要帶小男孩與剛相識的女友見面前，在餐廳無意中聽到店家大聲嚷

嚷談論關於某人死亡的閒話，過世的母親、車站前將死亡當玩笑話的老人們、重病在床的叔叔，小男孩內心悄悄地浮上對死亡的不解與憂慮。總是孤獨一人不願參與群體生活的小男孩，在保育園舉行的一場小白兔喪禮儀式中，喃喃自語地說：「死了也沒關係，還會生出來！」（灰谷健次郎，2004b：187），他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寬解死亡恐懼的出口。

（六）《淘氣鬼的口袋》

〈淘氣鬼的口袋〉裡的主要人物—清藏八人組（清藏、阿二、歐達、茲茲雷諾、多美可、阿申、阿肯達）因為習慣性地偷竊、和班上同學起衝突打架，被校方列為嚴加看管的頭痛學生，但好在有個不放棄他們的導師。雖然總是偷東西想餵飽因為貧窮而空空如也的口袋，八人也想盡辦法幫助阿婆和被捕的兒子見上一面。大家為了義氣和友情，雖然經常被拖累，還是堅持帶著智能障礙的六年級生阿肯達一起偷東西的情節，是來自灰谷在電台報導神戶貧民區孩子生活的實例。

〈一顆口香糖〉是以第一人稱老師「我」來描述康子偷了店裡的口香糖，而老師希望康子寫下自己最純淨的想法與老師分享的故事。這正是灰谷在一年級學生小安偷了店裡的口香糖後，引導他面對自己錯誤的方式。灰谷希望他正式自己偷竊這件事，寫出自己的想法。康子的作文也是源於小安寫下的《一條口香糖》。

〈小育這個朋友〉描寫風之子托兒所來了一個新朋友—小育，因為小時後的一場大病，小育無法像童年齡的小孩一樣運動、說話。但是在風之子幼稚園的小朋友，每一個都願意和腦部動過七次手術的小育成為好朋友，無論是一起製作搖搖棒還是玩蓋印章遊戲，小育的心都和大家在一起。

〈叫你第一名〉是以第三人稱描寫四年三班學生和老師的生活故事。四年三班班報上幽默風趣的老師自我介紹，正是新平老師的寫照。班上發生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是新平老師進行機會教育的出發。和新平老師感情甚篤的同學們，突然掀起了一股蒐集酒瓶蓋的熱潮，原來是要製作勳章。頒獎的那天來到，原來獲

得勳章的第一名就是新平老師。

〈一堆奇怪的孩子〉是由第一人稱「我」阿明來敘述他班上各有特色的同學和老師，而被阿明視為最奇怪的便是他們的導師嫁丸真也。這個菜鳥老師帶領由這些學生組成的班級，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同學們將教室當作動物園一般飼養各式各樣的動物。在一起跑馬拉松上高峰山時，大家為了怕阿明落後，便想出了特別的跑法。清子雖然非常愛欺負人，卻為了保護雞蛋和仲哲美努力畫石頭；為了讓富雄的父親能夠不在以酒度日，全班安排了一個特別的父親參觀日，讓富雄父親看到富雄的表現，全班同學也寫了信給富雄父親，希望他養好身體，歡迎他再來學校玩。這篇故事是灰谷初次任教後便著手撰寫的故事，初次擔任導師的經驗，使得灰谷有了許多發想。

（七）兔之眼

故事的主要背景是在環境污染工業區的一所學校，描述一位初入社會的嬌嬌女擔任菜鳥老師和其班上學生的故事，由於學生多來自於生長在垃圾處理場附近的孩子，難免被校方或部份家長同學視為異類和特殊對象。故事由主角鐵三打傷了同學開始，新任教職的小谷老師為了追根究底瞭解事情發生的原因，進而在過程中逐漸與鐵三、其他孩子建立情感並發現教育真諦。

（八）天之瞳系列

此系列於日本分為幼年編、少年編、成長編和あすなろ編，在台灣目前譯有幼年篇和少年篇。主要係以主角倫太郎為中心，自其幼稚園的生活開始描述其成長時期的經歷，為灰谷寫作生涯集大成之作。

在 1974 年《兔之眼》發表之後，灰谷手中的筆便未曾停歇，於兒童文學方面可說是終年不綴地陸續創作了許多故事、小說，幾乎每年都會有新的作品。以上所介紹本文所欲細觀的中譯作品，便是灰谷 1975 年至 1989 年的創作，多數於日本當地的初期發表形式都是單篇作品或繪本（《洛克貝！等一下》、《小健的鬼怪》、

《其實，小衣很想說話》、《一顆口香糖》和《海裡只有明天》)。因此筆者擬打破收錄的藩籬，跳脫中譯作品單一成冊的框限，試圖於下章起藉由單篇作品的舉例討論，探討灰谷作品的寫實性為何如此鮮明。



第參章 欲窮問題之林一

灰谷視界下的寫實層面

由上章歷數灰谷個人經歷的過程，得以回溯歸納出灰谷人生三個重要階段的親身經歷對其作品的影響，這樣追本溯源和逆推的方式，雖可追蹤拼裝出灰谷個人思想態度的蛛絲馬跡，以及證實灰谷其文的素材其來有自可作為一其內容寫實性的參考應證。但是素材原先的真實性並不同於作者加以琢磨運用後展現的寫實性，對於素材的呈現，端看作者筆下進行的取捨裁剪。因此讀者何以在閱讀灰谷作品時會注意於其筆下的寫實描述，而非受到天馬行空幻想的觸發，與灰谷將關於人和生活的素材入文的方式不無關係。作家的個人經歷與見聞，經常是其創作的題材或靈感來源，林良也鼓勵兒童文學創作者由人間去找故事，在創作之前，應先於真實的人生中花些時間，尋找令人動心的角色和令人動心的事件作為題材。由於灰谷作品的取材或發想於《我遇到的孩子們》中多有跡可循，因此故事的真實性自然不在話下。此外山下明生也曾說過：「灰谷多采多姿的人生歷程，應可說是為了寫作而自我現身的一種人生修行。」（灰谷健次郎，2001：276）由此可見灰谷作品中不假外求的真實感是其來有自的。這樣的真實感來自於灰谷經常將其親身的體驗和聽聞故事化於作品中，也因此使得「寫實性」成為灰谷文學的一大特色之一。但是無論經歷也好，見聞也罷，即使反映現實或是終於原味所呈現的世界，也是需要透過作者的文字加以構築，因此作者如何呈現描寫心中所設定、所想，勢必也關係著讀者對於作者筆下真實性的接受與否。林煥彰認為灰谷擅長利用日常生活題材，並讓文字直接「演出」以呈現「故事情節」的真實性，這樣的敘述特色，使讀者在閱讀時易融入其中¹³；江國相織也提到閱讀灰谷作品時，

¹³ 取自《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之附錄〈尊重兒童的灰谷健次郎—讀《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

一種置身其中的處境，使得無關讀者的觀點置於何地，便會自然而然地融入其情境中¹⁴。無論讀者選定的觀點是故事中的成人或兒童，灰谷都提供了一個極富真實性的空間。

此章主要欲討論關於灰谷作品的外在呈現，從三個觀看的角度出發，由灰谷關注的視野範圍開始，跟隨其觀看視野範圍的觀點，希望以此尋找出使灰谷的視線，進而試論分析作品寫實性的意義。

第一節 定睛注視下的寫實生活描述

一、眾所皆知的兒童形象

兒童生活故事原就是以寫兒童的現實生活為主，作者敘述觀點的取決，也影響著故事的真實性。而所謂的「觀點」便是作者對讀者展現情節的角度，不論是林文寶或是傅林統都認為第一人稱的觀點較能產生深刻的真實感，而林文寶先生也提到第三人稱為主的敘述觀點較顯客觀。灰谷的故事在敘述觀點的選取上，第一或第三人稱皆有，但無論根據何種敘述觀點，在故事中是由兒童或自成人角度出發，灰谷故事裡兒童們的一舉手一投足，卻都能活靈活現地彷彿攝影機記錄般的呈現。因此筆者推測灰谷是欲記錄關於這些孩子的事，只是其所選擇的是經過虛構後再現事實的創作方式。這樣真實的描寫創作，並非意味單純機械式地記錄事實就是反映客觀；而是作者在選定視角後，將目光集中於所欲描述的事物上，以切合人情物理、不違背真實生活常態的邏輯，對素材進行加工，因而塑造出極具寫實感的人物情境。灰谷便是如此目不轉睛地將眼光集中於其所選定的兒

中譯版》》。

¹⁴ 取自《小孩子的鄰居》之書評

童身上，藉由過往經歷對孩子生活的參與接觸和了解，灰谷筆下的兒童因為立足於經驗事實，更能躍然紙上。特別是當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們為年齡較低幼的兒童時，如〈洛克貝!等一下〉、〈馬可欽〉、〈馬可欽和馬可蛋〉、〈好多朋友〉、〈大家都是朋友〉、〈小育這個朋友〉等，這些故事裡的主角都是不出幼稚園或小學一年級的孩子，灰谷針對孩子一天的生活、一段遊戲的時間，或一件事情的過程，藉由對話和敘述，讓人物，也就是故事中的孩子演出自己。舉例來說，在〈洛各貝!等一下〉中，灰谷寫的是一群小朋友，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方式，救出掉入洞裡的小狗。搶救小狗這件事，灰谷卻可以透過人物的對話，描寫出小朋友們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絞盡腦汁想辦法的情景和他們內心情緒的轉折變化。

「『對了，洛克貝最喜歡肥皂泡泡了。只要吹泡泡給他看，他應該就會打起精神的……』小玲用溫柔的聲音說著。洛克貝只要看到肥皂泡泡，就會以為那是吃的東西，馬上衝過去。……於是，所有人便有如比賽似的，爭相吹著肥皂泡泡。怎麼辦？怎麼辦？大家都哭喪著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灰谷健次郎，2003b：10-11)

灰谷讓孩子直接說出自己的方法，再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補充孩子提出方法背後的原因。並且以「爭相吹泡泡」這個行動表現，寫出孩子實踐方法的情形。當洛克貝毫無反應，方法不奏效時，灰谷以「怎麼辦？怎麼辦？」取代擔心、慌亂等情緒性的形容詞，反倒更能牽引讀者的情緒，一同感受到孩子們當下焦慮的心情。在〈好多朋友〉中，灰谷掌握孩子頭一天上學，不情願和緊張害怕的情緒，哭著說：「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媽媽呢？……媽媽呢？……媽媽呢？……」的小孩，是真實生活中幼稚園裡開學日經常上演的場景，灰谷讓書中孩子的情緒由「口」出，不需要長篇大論便可以感受到孩子的害怕。又或如小孩向園長說明不願意上學的理由：「為什麼大家都要睡午覺呢？睡午覺的時候，就會

忘了媽媽耶！小惠想找媽媽，想讓媽媽知道我很忍耐，所以，才不睡午覺的。」（灰谷健次郎，2003 a：104）。讓孩子自己說話，是許多兒童文學作家都會選擇的創作方式，也是人物塑造、幫助讀者認識人物的方法之一。但灰谷筆下的兒童為何能夠如此貼近生活中的兒童？張子樟曾論及若以人物的動作來進行人物塑造，可使讀者了解人物內心的想法¹⁵。筆者認為除了讓孩子自己說話外，灰谷對於孩子的說話和表現，或是心理描述，是不貪心做多餘情緒性補充的，只是透過對小孩在當下情境的「動作」進行描寫，例如「小惠停止哭泣，靜靜的看著園長老師。然後，用很小很小的聲音，低著頭說」（灰谷健次郎，2003 a：105）；在〈小健的鬼怪〉裡的主角小健因害怕鬼怪，所以邊念佛經邊上廁所，灰谷便描寫：「小健很害怕，所以閉著眼睛，可是，這種佛經一點效用都沒有。覺得好像只要張開一點點眼睛，鬼怪就會一擁而上靠過來。在這種時候，大便越大不出來」（灰谷健次郎，2003 a：186）。從緊閉雙眼的動作到只要張開眼，鬼怪便會一擁而上，至最後因為太害怕緊張而無法順利大號，透過一連串動作的描述，極具畫面性地展露了小健的害怕情緒。接下來的「完蛋了，怎麼辦？」更是一語直破小健荒亂的內心。再如〈其實，小衣很想說話……〉裡，灰谷以「被電到的感覺」這樣一個身體感官的反應，便可具體地形容小衣初次見到新老師時，那種不知如何形容心理受到衝擊的感受，因此才能直接地讓孩子的心理狀態流露，不因過多的敘述或描寫而失焦。張子樟曾提到：「許多作家常用言談來補充敘述的不足。」（張子樟，1999：63），灰谷對於幼兒情緒及心理方面的描寫，正是敘述和言談間交互相乘的結果。不過即便只是以敘述來描述幼兒的說話方式，也能恰如其分地掌握住幼兒因字彙有限，不盡然能完整敘述的表達能力。〈小德的遊艇〉中，不會數數的小德是如何表達對於數量的概念呢？灰谷是這樣寫的「小德不會數數，所以，用小德式的話

¹⁵張子樟於《少年小說大家讀》關於人物塑造的部份，寫到「動作或作為可幫助讀者了解到人物。以動作或作為呈現人物是一種間接方式，其目的在使讀者透過人物的動作或作為來了解主角的內心想法、處事態度及能力等。」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天衛文化，1999，頁 60。

來說，就是要舉行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葬禮」(灰谷健次郎，2003 a：72)。雖然兒童故事主要是以散文敘述的方式進行情節的表達，因此對話似乎不是主要的應用技巧。¹⁶但是在灰谷的兒童故事中，人物間的對話或言談卻經常是除了所描述的事件外，主要塑造並增添兒童真實形象的方式並且使之更加生動。

透過如人物塑造的創作手法，可以使兒童栩栩如生的真實效果加分，但也正因為灰谷集中目光於孩子身上，無論是將自己當作小孩化身，還是擔任全知觀點的敘述者，灰谷才可以掌握一個視角，也就是一孩子可能的目光一來書寫孩子的世界。因此無論是舉凡孩子可能的想法、說話的方式和行為的發生，灰谷皆不需藉放大、誇張孩子的一舉一動，便可呈現他們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為何灰谷寫出的孩子如此令人認同，引起共鳴？因為灰谷筆下的孩子，就是成人，或者可說是眾所皆知、所認可的孩子。這裡說得眾所皆知、所認可的，便是一般現實生活中對於孩子的一些普遍看法，它可能反應在對孩子說話的方式、面對事情的反應以及想法等。例如〈想變成小孩的爸爸和想變成大人的我〉中的小勝，在扮家家酒的角色扮演中假想自己是爸爸，「我穿上爸爸的西裝，感覺像爸爸一樣。再穿上鞋子、拿起公事包，就好像真的變成了大人」(灰谷健次郎，2003 b：84)；〈馬可欽和馬可蛋〉中無聊的小信和小間說：「我們孤單兩個人耶！」(灰谷健次郎，2003 b：44)；〈小健的鬼怪〉裡，小健以請鬼怪通過五元硬幣中央的洞口這個遊戲，面對紓解上廁所的恐懼。諸如此類的想像、對話和情形，是日常生活中會發生的事實，也是大眾心裡認定會發生在孩子身上的言行舉止。所以灰谷筆下的兒童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和認同，不僅是因為灰谷寫出了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小孩，寫出了一般日常現實生活中會遇到的小孩，也是由於灰谷作品中的小孩們，符合

¹⁶林文寶於《兒童文學故事體寫作論》曾就兒童故事的文體應用提出看法：「因為兒童故事是以散文敘述情節為主，再加上直線式的表達方式，所以在技巧上較為單純。但文字需要優美、活潑，並以口語為主。至於對話的應用可說不多。」林文寶，《兒童文學故事體寫作論》，台北：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2004，頁 132。

了讀者對兒童普遍的認知和期待。畢竟即使是讀者知道兒童也是人人有異，各為獨體，但是由於對兒童懷以純真之情的心理預期和認定，使得讀者在預期心理的作用下，對作者的創作更顯認同，因而更產生對作品寫實之感。

二、日常生活的情境剪影

兒童是灰谷創作的中心，上段也提到灰谷讓作品中的孩子演出自己、說出自己，那麼灰谷作品中孩子們的演出舞台在哪裡呢？既然兒童是主角，兒童的生活自然是最能展發揮展現的舞台。此外，灰谷於〈朋友〉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灰谷對關於呈現生活真實性的故事的看法，「被編出來的故事。只要令人看了覺得有趣，並不是件不好的事，更況這個編出來的故事裏，也有許多生活的真實性存在。」（灰谷健次郎，2004b：101）。由此可知，灰谷認同故事裡寫出生活。而〈朋友〉中的另一段話，更說明灰谷對於能夠寫出真實世界的讚賞，「雖說他以關西方言寫的文章並非十分完美順暢，然而他寫出來的世界是如此真實，真的是好厲害。」（灰谷健次郎，2004b：107）。雖然灰谷這段主要是在寫由大阪轉學到東京的奈良君，即使不諳使用關東語言創作，在語句表達不甚順暢的情形下，依舊可以在文章中表現出自己廢寢忘食照顧熱帶魚的喜愛情形，灰谷讚賞的是可以寫出如此真實的世界。綜合上述，可知灰谷欣賞的是能夠呈現反映真實生活的故事，也可藉此說明灰谷為何如此鍾情於生活故事的創作。因為生活包含了包羅萬象的生活內容，背景本就是現實的，基於這樣的先決條件，灰谷的創作素材自然源源不絕。雖然生活處處皆是文章，但若未留心注視，一般日常生活的事件反倒更易為人因不見不聞而忽略。灰谷卻因目光始終關注於兒童，所以同樣是以生活為素材，灰谷對於生活內容或事件的取材，雖然一樣平凡，卻可以因為定睛注視，而能細微地觀察兒童其的生活情態，進而如實描寫出真實兒童的生活狀況。

兒童生活的主要場不外乎家庭以及學校，因此也是灰谷經常發揮描寫兒童生活的兩處背景。學校和家庭有取之不盡的素材事件，例如〈好多朋友〉就是灰谷

描述小小新鮮人第一天上學的經過。主角小達出門時和媽媽討價還價鬥嘴的過程，寫出一般兒童初次入學的恐懼。

「我不要上幼稚園。」小達坐在路邊。

「第二十四次。」小達的媽媽說。

「我不要上幼稚園。」……

小達的聲音變小，小達媽媽的聲音，比小達大得多了。

「我討厭媽媽」……

媽媽又數了。

「數到第一百次之後，就會走到風之子幼稚園了吧？」

（灰谷健次郎，2003 a：88-89）

好不容易到了學校，開學日會遇到的種種狀況情景就陸續發生，安撫小孩不適應情緒的老師、打玩具電話請爸爸早點來接他的小徹、只在吃飯時停止哭泣的小朋友、因為擔心忘記媽媽而不願意午睡的小惠、無法坐定聽故事，走來走去的小孩，大家擁抱在一起玩變成巨大大便的遊戲，一直到小達的媽媽接他放學回家。灰谷依時間順序，描寫小孩在幼稚園裡一天的生活，透過不同孩子的反應呈現新生入學的各種樣貌。這樣的書寫順序，若未稍加留意，相當容易流於平乏的流水帳式記錄，而灰谷並非只是記錄式的記下「今天下午玩大便遊戲」，他透過遊戲過程中人物間的互動描寫，表現出生動的視覺效果。

「嗚嗚嗚！」

他唱歌似的說著，開始在寬廣的運動場跑了起來。

眼看著畫起了一個很大的圓。

小達完成了一個又圓、又很大很大的怪獸廁所。

「好厲害啊！小達。」鐵絲老師用力的拍手。

小達在怪獸廁所的正中間，打開雙手，使勁的「嗯」一聲。

……「我是怪獸的便便。」

……鐵絲老師睜圓眼睛。

鐵絲老師跑著，來到小達那裡。

「怪獸的便便變大了。」說著，緊緊抱著小達。

然後，用右手喊著在沙坑上的所有人。

阿勝第一個跑來，抱緊小達與鐵絲老師

……「我也要。」小和伸出雙手。

……「我也要。」「我也要。」

「好、好。」

鐵絲老師一個一個的抱住大家。怪獸的便便變得非常大。

(灰谷健次郎，2003 a：112-114)

無論取綽號、玩家家酒、還是和父母鬧彆扭與兄弟姊妹拌嘴，因為是兒童成長的必經點滴，所以即便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可入文成篇，反常為不經意忽略。而灰谷卻專注於這些累積為成長之路的小事件，捨棄了許多枝微末節，它也許不意謂生活的全部，卻透過一個經驗事件呈現生活的面向一隅。例如離家出走或許不能代表為所有兒童生活中的經驗事件，但在〈離家出走的小子〉裡，灰谷選擇由離家出走的念頭或行為表現孩子不被理解時的情緒，但更為關鍵的是灰谷如何透過生活中孩子都會有的經驗和事件，寫出孩子為何會感到不被理解。雅人認真地提出自己內心的疑問，卻不但為媽媽當作是吵鬧敷衍了事地回答，甚至被認作是找大人麻煩而無奈嘆氣。

媽媽看著雜誌。

雅人像媽媽攀談。

「媽媽，拖鞋為什麼叫拖鞋呢？」

媽媽覺得他很吵似的說：「嗯，嗯。」

……「媽媽，電視為什麼叫電視呢？」雅人又問。

「嗯。」

媽媽給了一個夢言夢語似的回答，但是，一說完眼鏡又落在雜至上。

……雅人還是不管，繼續說著。

「媽，媽媽為什麼叫媽媽呢？還有啊！爸爸為什麼叫爸爸呢？把媽媽叫成爸爸，也沒關係不是嗎？」

媽媽那受不了的表情，更是加深，然後輕輕歎一口氣，小聲的說：「奇怪的孩子」

(灰谷健次郎，2003 a：162-163)

雅人契而不捨地繼續追問媽媽為什麼是奇怪的孩子，媽媽的一句「我不知道。」讓雅人覺得媽媽好像在生氣，便決定離家出走。此外有回是因為雅人請媽媽替他看數學，結果卻因為雅人似懂非懂，鬧脾氣而吵架「為什麼講一堆什麼兩個加起來啦……。本來以為是加法，結果又說全部是多少。我不要做了啦！」(灰谷健次郎，2003：166)。因為成人經常未正視小孩的問題，所以即使雅人考試作答時，不認同「任何一位保健老師，都會溫柔為我療傷。」的選項，並且事後向媽媽說明了原因，如「因為保健老師很可怕呀！」、「打預防針的時候，他們都會生好大的氣。會說別那麼吵、好好排隊。」但是成人還是不能理解孩子的理由或是想法，因而孩子的態度有時被誤解為向成人反抗，在家長參觀日時，雅人因為不理解老師所教的「相反詞」意思，所以雖然興高采烈的舉手搶答，卻引起家長們的哄堂大笑。

妙子老師把事先準備好的畫，貼再黑板上，那是爸爸的圖。

「爸爸很大喔！」

這一次，貼出小孩子的圖。

「小孩呢？」

「很小。」

大家終於回答了。

……雅人說：

「爸爸也有小的人啊！」

（灰谷健次郎，2003 a：172-173）

雅人覺得自己好不容易才想出來，只是照實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卻遭到媽媽責罵，滿腹委屈。

可能離家出走的原因數以萬計，但灰谷把握了孩子好發問、追根究底的天性，將鬧彆扭的衝突情境用對話呈現，選擇了這個經常發生在一般家庭生活的情形為離家出走的原因，不需峰迴路轉的複雜情節，反而突出了生活的真實面。

灰谷的生活故事透過生動的兒童形象和對日常生活故事的平實描述，將兒童的生活一一說出，生活故事雖然原就是敘述真實生活的故事，但是灰谷在敘述真實生活的基礎上，並不貪心急於將生活和兒童的面貌全部囊括，定睛注視於一個點、一個事件，目光始終跟隨著所描寫的人事物，雖然呈現的只是生活某部分的內容樣貌卻完整。雖然沒有高潮迭起的豐富情節變化和故事性，只有日常生活人與人互動間最直接的語言、人與人相處最單純的事件，但這不正是灰谷故事寫實性的最好說明。

第二節 嚴厲檢視時的衝突批判

照實書寫為灰谷主要的創作原則，且緊扣以兒童為中心的生活事件及人際互動來呈現其作品的寫實性，灰谷作品中的兒童形象和日常生活的事件情景，雖然名不見經傳，卻可以藉由其細微的觀察注視和不厭其煩卻不繁瑣的描寫，使得其筆下所呈現的兒童與其周遭生活，因不脫離真實生活形象的客觀，令人印象深刻。灰谷幼兒故事作品中，參照真實生活觀察寫出的童心童語，令人會心一笑，但既言之為生活觀察，便不僅止於呈現觀看的生活，亦含仔細查看其內容所以之意。因此灰谷的作品於呈現之外，也不乏對於現實問題狀況的反映。那麼對於灰谷而言，存在於眼前的現實狀況究竟有哪些呢？他又如何去提示問題，將其對生活、對社會的觀察批判融入作品當中？本節首先將透過灰谷作品中兒童對生活的觀感來說明灰谷作品中經常關注的現實問題；再由灰谷作品中出現的不同族群，廣視灰谷檢視時的視野範圍。

一、兒童如是說

（一）請告訴我為什麼

由於成功捕捉兒童的觀點，確切貼近地展露其形象和生活樣貌，灰谷不但可以塑造出形象鮮明的兒童，也可以不矯情地敘述兒童的思考模式和想法。但兒童的想法是什麼？在灰谷的故事裏，兒童的聲音是被聽見的，無論年紀較低幼的幼兒還是中小學生，灰谷讓他們或隱或顯地說出對事物、對生活的看法，向生活中的理所當然發出疑問或是提出想法。例如在〈從沒被罵過的孩子第一次被罵的經驗〉中，優子分辨出附近住家所飼養的狗所發出的叫聲各有不同含意，但是優子的媽媽卻認為狗會一直吠叫本身就是件理所當然的事。

「狗會叫本來就很正常！」

媽媽這樣說。可是每隻狗講的事情都不一樣啊……

就因為人類都不好好聽小狗講話，他們才會一直叫個不停。

（灰谷健次郎，2003b：107）

優子將狗兒視為朋友，每天經過時都和牠說話，狗兒也會遙遙尾巴有所回應，但是對於一般來去匆匆的行人，狗兒便無精打采毫無生氣。飯田醫院的阿姨見狀，便有所抱怨：「真該讓其他人好好看看啊！這麼小的孩子都能好好的跟小狗說話，溫暖他的心，真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這陣子，大人實在沒有任何資格可以養生物！」（灰谷健次郎，2003b：108）。優子的一番話，一語道破一般人對待其他生物的方式，將動物當作人類的所有物，自視為其主人的優越心態，絲毫不關心動物的感受。醫院阿姨的話也對一般人這樣的行為做出「大人實在沒有任何資格可以養生物！」的嚴厲指責。

除了對於人與其他生物間的關係做出質疑批評外，對於校園生活也是灰谷觀察檢視的範圍，尤其在關於學習這件事上，灰谷經常藉由班級中的學生之口或想法，提出對於上課學習的反映。〈你討厭臘腸狗老師嗎？〉中，律子對於新學期並無期待，因為日復一日的生活毫無新意，更重要的是在升學壓力下，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不斷地要求孩子課外請家教加強學業，只因為「這都是為你好啊！」律子雖然無法認同這樣的說法也無言以對，內心直覺得倒楣透了，「大人道貌岸然地說些孩子們無法回答的話，然後擺出一副理直氣壯的表情，最是讓人討厭。」（灰谷健次郎，2001：82）。律子討厭大人故作正經認為自己說得做得總是最好的姿態，而且補習班真有那麼不可或缺嗎？

「由於只收成績好的學生，水準當然高。其實補習班的教法也沒什麼了不起，大概就是讓學生做做講義的習題而已。還有答錯的時候，老師會用拳頭猛敲學生的腦袋罷了。」

（灰谷健次郎，2001：83）

補習班不但收費高，且還得通過測驗能入學，儼然成為另一個學習壓力鍋。灰谷質疑補習班「讓學生做做講義的習題」此種制式的教學方式，其非但不能認同，且不屑這樣填鴨的教學方法，並以「由於只收成績好的學生，水準當然高。」反諷設立門檻篩選學生的教學陋規。在〈朋友〉裡也出現了對於教育的質疑。透過主角美那子第一人稱的敘述，大篇幅的一一擊破學校教育問題的保護膜，一針見血地由美那子的口中傾瀉出升學主義下的學生心聲和教育問題。美那子放學回家後，心不在焉地練習數學功課的習題，因為「學算這個，究竟要幹嘛呢？」爲了升學、聯考而無止境反覆練習地意義究竟是爲什麼呢？國文隨堂測驗後，美那子無法認同老師要求全班按照分數高低排成一長串，「橫山老師竟然可以無動於衷地把人類這麼不自然地公開區別劃分，我真的打從心底厭惡她。」（灰谷健次郎，2004b：90）。升學至上的老師，視不繼續升學、不喜歡寫功課的學生如敝屣，不但在課堂上當眾給學生難堪，也不願嘗試去了解學生的差異，只是一味逕自地不問是非嚴格要求學生。由大阪轉學到東京的奈良君，因為還不習慣用標準語，老師竟因此將他以關西方言寫的文章抄寫在黑板上，要求他全篇改成標準語。看到因此而漲紅臉不知所措的奈良君，美那子心都揪在一起了，回到家後有意地唉聲嘆氣向母親說：「我終於了解為什麼有小孩會自殺了！」（灰谷健次郎，2004b：108）。在〈朋友〉裡，美那子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思緒反應，都像是利刀般劃開升學主義制度下，罔顧學習意義和教育理念的假面具，尤其是針對老師對學生的威嚇壓制，更是毫不留情地由美那子口中遭到批判。

（二）社會是一個不公平的地方

將動物視為朋友卻不被了解的心情、上學卻無法體會學習意義，兒童不需經成人的提醒，便可以直接由自己的生活體會感受到和己身密切相關的問題，更反應現實生活的問題。即使是在遊戲，也可能透露著社會的現實問題。

「有錢人很貧窮，沒有半毛錢的人卻是大富翁，因為碰到小偷時，不是說舉起雙手投降，而是要說舉起雙腳投降。所以，大家的屁股都很輕，才能抬得起來。另外，小偷還會送錢給我們喔！」

（灰谷健次郎，2003b：45）

上為〈馬可欽和馬可蛋〉中，小信玩說反話遊戲時說的話，雖然兒童沒有直接的疑問或是抒發情緒，但是看似輕鬆愉快的遊戲之言，卻點出貧富對比的現實。貧富差異是兒童無法完全依憑自己處理的問題。而校園問題和物我關係，經過情緒的紓解和人際磨合，雖不見得能十全十美，卻可因為觀念的改變而獲得進一步改善，貧困的兒童只能發出情緒的不平並且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有別於〈馬可欽和馬可蛋〉，〈淘氣鬼的口袋〉中的兒童，清藏等人不只一次地大聲直言貧富的不公。

「那些巧克力、彈珠、原子筆總有一天一定會變成別人的東西。等到我們有錢去把它們買回來時，那些巧克力和原子筆都要被別人搶走了。那實在太不公平了，我們也有吃巧克力的權利啊！」

（灰谷健次郎，2004a：8）

因為家境並不富裕而成群結隊偷零食玩具的清藏等六人，家境狀況相去不遠，阿二因此不滿地說：

「為什麼我們家都一樣呢？要是誰家有網球場游泳池就好了！」

「為什麼別人家都是那樣，我們家就沒有！」

「實在太不公平了！」

（灰谷健次郎，2004a：8）

因為功課不好，因為貧窮，他們被班長阿修恥笑是敗類、人渣，阿二盛怒難消地以「我們雖然窮，但絕不是人渣」反駁充滿輕蔑羞辱意味的挑釁言詞，憤恨不平的情緒也隨之高漲。多美抱怨到：「有錢人實在太討厭了，要是我也出生在有錢人家就好了。」（灰谷健次郎，2004 a：8）。而清藏不以為然的反問：「你是說下輩子投胎你一定要出生在有錢人家，否則這個世界就太不公平了，對吧？」（灰谷健次郎，2004：8）。再次以兒童的無法決定出身更加突顯貧富對比的差異。但是生活物質富裕就能夠快樂不煩惱嗎？多美看見放學後哭著被強迫上補習班的阿修而有所疑惑：「雖是有錢人，但那種家庭真的好嗎？」（灰谷健次郎，2004 a：28）。灰谷雖然直指貧富差異所衍申的問題，但並未因此嫌貧愛富。

二、社會多處觀

（一）勞動工作者

知道社會問題的狀況或存在，並不意味就是正視。在灰谷的作品中，生活或社會的狀況因為兒童對於生活的感受想法而受到質疑，才得以自社會生活習以為常的一面暫時跳脫，由另一面來發現正視，而後檢視社會的現實與問題並提出看法。但灰谷除透過兒童外，也在生活舉目所及的各個角落之不同族群中，藉由刻板印象發現更多社會的面向。灰谷作品中出現不少社會中下階層人物和弱勢族群，其中不乏許多非白領階級的勞動工作者、單親、身心障礙者。例如〈小三沒有回來嗎？〉以主角和人的作文為開端，藉由其對職業貴賤的看法，逐一檢視一般大眾對勞動工作者和弱勢族群的偏見與看法。和人認為大部分的同學將「未來的夢想」變成了「將來的職業」。

「……關於未來的職業，同學們不是舉出學者或發明家，……期間固然有人舉出平凡的職業，但大部分都是屬於體面高尚職業。相形之下，一旦我

說希望成為酒保，就會變成缺乏理想的人似的。……。」

（灰谷健次郎，2001：220）

言下之意說明了一般大眾還是將職業的高低與人的理想劃上等號。和人家因為開設的小酒館，所以經常會有酒醉的客人，而其中又多是打零工討生活的「自由勞動者」，和人的姊姊認為他們都是不務正業借酒消愁之輩，但和人卻不這麼認為，以同學波川的父親為例反駁：

「波川這位名武的陌生人父親，是個打零工度日的自由勞動者。由於他比旁人博學多聞，卻將所得捐獻給兒童館購置遊樂器材，因此總是手頭拮据。黃昏時，帶著波川去喝燒酒，是他最大的樂趣。波川就一邊吃著關東煮，一邊笑嘻嘻地守著父親喝燒酒。這和姊姊大不同耶！」

（灰谷健次郎，2001：220）

和人說明了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型態和休閒的樂趣，也由波川父親證實自由勞動者不見得就學問淺薄的看法。他還經常為了改善生活環境，將小波川抗在肩頭，集體前往公所進行交涉。這樣付諸行動力的人，怎麼會是游手好閒者呢？或是在〈叫你第一名〉裡酒醉大叔自暴自棄地說：「大叔是個臨時工。大家都認為小小的臨時工是人渣，誰都不願和我說話。」卡德親一臉認真地向回應：「臨時工才不是人渣呢！」、「不工作的人才不是人渣！」都可以看出灰谷正視一般大眾對勞動階層的偏見，和對勞動階層的尊重。

（二）單親孩童

灰谷除了檢視一般大眾對自由勞動者的印象外，也談到了因為單親或是其他因素所衍伸的現象或兒童問題。與一般人家的孩子相較，單親家庭的孩子有時更

需要自己照顧自己，〈小三沒有回來嗎？〉裡旅館街的許多兒童便是如此。

「……即使是小孩子，照樣也要分擔工作。他們不像姊姊一樣，光吃速食麵果腹了事。這裡的小孩起初也是如此，但武看不過去，……於是要求孩子們開始學習自己烹飪。」

（灰谷健次郎，2001：220）

此外，還有遭到莫名遺棄的孩子，如〈鹿助怎麼了〉裡，因為媽媽突然無故離開而被遺棄的鹿助，雖然沮喪，卻還是期待小嬰兒回來，好能將玩具送給小嬰兒。還有在〈星期天的造反〉中，因為父親過世，透過每星期天到陌生地方冒險，終於可以面對父親過世的事實而後揮別孤單的少年。灰谷藉由這些孩子的狀況，顯示社會中存在一群未能擁有完整家庭的兒童和他們因此可能產生的情緒或問題。

（三）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也是灰谷特別關注的一方，灰谷的故事裡也經常有他們的身影，例如〈誰都不知道〉裡的麻理子，因為小時候的疾病使他說話無法清晰、行動需不便，走路需要耗費相當大的力氣。不知情者的竊竊私語，反應了社會上部份的民眾還是對殘障者投以異樣的眼光。

「背著他走步就行了？」

「那樣子走路可能要走到天黑囉！」

也有人說些絕對不希望麻理子聽到，卻叫媽媽聽了傷心的話語。

「瞧他那副模樣蠻恐怖的。」

「那孩子活著有什麼快樂嗎？」

（灰谷健次郎，2001：152-153）

即使是自閉症，旁人的眼光也還是無法完全了解。〈海不需要淚水〉中患有自閉症的小女孩章子的媽媽也在向章太解釋自閉症時說到：

「……像他這種小孩，面對自己想做的事情時，整個人會馬上投入進去。這個時候，對於周遭的事物，似乎變得懵懵懂懂的。因此，從旁人的眼中看來，就像是任性的小孩，或者舉止怪異的小孩。」

（灰谷健次郎，2001：55-56）

懷疑是引起灰谷抒發胸臆的一個出發點，由自己的周遭，灰谷開始對許多事物產生疑問。無論是透過兒童的看法或是其他群體的遭遇，灰谷以此突顯並正視了社會現實狀況的存在；並且經由這些人物角色觀念上的衝突，檢視現實社會一般人習以為常的不疑處，因此灰谷對現實的檢視，可說一連串對刻板印象的反動。

第三節 溫厚凝視間的反思省悟

社會存在諸多問題爲一事實，而這些問題經常爲作者做爲創作時的軸心。「任何一本（篇）小說的主旨總以呈現某個問題或某些問題為主。」（張子樟，1999：186）。或許灰谷作品的主旨不盡然皆重於揭示「問題」或是解決問題，但是對於其所關注問題的觀察、呈現，卻絲毫不姑息大意。不但將一切事實裸裎攤示眼前，並且以嚴厲檢視反映的現實作爲批判，江國相織也因此覺得灰谷下筆之犀利，令人感到粗野¹⁷。這樣的粗野犀利除了來自灰谷直視直書的創作方式外，也和其經常質疑既定觀念的思考有關，灰谷對既定觀念的反動是反觀社會的結果，因此更顯所正視問題的不容忽視。嚴厲觀察批判的眼光，是針對於無法直接改變的現實外在條件或是難以輕易轉變的既定觀念而直視，並非以此犀利的解決問題；反倒是經由嚴正的揭示和檢視現實狀況，觸發對現實的反省與思考，進而面對這些現實的缺陷與無奈。本節欲透過跟隨灰谷看待事件狀況的目光，以期了解灰谷是如何直接及間接地於作品中流露省思之意。

一、再思忖是反省的開始

（一）成人自省的思路

兒童由於生活經驗及生命閱歷還不足與成人等同論之，因此對於兒童來說，許多成人早已習以爲常或認爲理所當然的芝麻蒜小事，都是需要理由和原因來認識理解。灰谷善於觀察兒童的生活，自然不會錯過兒童認識生活和環境的經驗方式，上一節中也曾提及灰谷透過兒童對生活的觀感和看法質疑成人對事物的忽視、不再思考，且成人又是兒童生活裡相當重要的互動者，因此成人對於兒童看法的回應，便可意味成人面對這些看法、疑問甚至兒童的態度。在〈小孩子的鄰

¹⁷ 取自《小孩子的鄰居》之書評。

居〉中，車站長椅上聚集成群休息的老人們，引發了小多的好奇心，男人雖然一一回答了兒子小多針對老人不斷提出的問題，但是小多聽完爸爸解釋說明後的一句話，卻觸發男人對於自己回應方式與態度的再次思考。

聽完說明後，小男孩小聲地嘀咕說：「原來喝酒、吵架，還有靜靜地看前面的人走來走去的，對爺爺來說都是在玩喔！」

「嗯……」男人這次坦率地點點頭。

男人原來以為自己的說明是十分周全的，但一聽到小男孩如此的回應後，不禁有點厭惡起自己來。

（灰谷健次郎，2004b：133）

男人面對孩子的一連串問題其實略感不耐煩，因此輕描淡寫地回應便亟欲結束話題，兒子卻因無法理解而繼續追問。草率地回應兒童問題是多數成人經常犯的毛病，所以久而久之便不以為意，甚至無法察覺，灰谷並未讓男人在經由兒童察覺自己的問題後便止於此，藉由與兒子的互動不斷地令男人反省思索。兒子天真可以以人開懷的笑顏，也引起男人思考「難道自己從未厭惡過自己的孩子嗎？」（灰谷健次郎，2004b：136）。灰谷寫出男人內心思忖的聲音，透過對思緒直接的敘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灰谷面對內在自我聲音的反思時，亦是絲毫不退縮。在〈星期天的造反〉中，男人經由與每個星期天順道搭便車的少年相處互動，因而重新思考自己與已過世兒子過去相處的問題。男人由於並未嘗試了解早熟的兒子，因此在兒子自殺後久久無法釋懷。與少年的相處，使得男人察覺自己過去看待兒子時的缺失。

「像現在這樣，自己能夠如此慎重地看待一位長成男人模樣、擁有自我的隱私尊嚴的少年，男人想起，對於死去的兒子，如果當時的自己也能這樣的

話就好了，男人的心不禁黯然。」

(灰谷健次郎，2004b：56)

處於身心轉變中的青春期少年，不見得願意如兒童般直接表達感受直說內心的想法，灰谷了解青少年成長的微妙心理變化，所以透過少年和男人的對話，不但循序帶出少年雖然語待保留卻還是渴望被理解的心情，此亦令男人藉由逐步了解少年的身世之謎，再次回頭思索，終於了解兒子選擇離開的原因。在給少年的信中，男人寫道：

「因為自己的不成熟，將不可不知的事情，就這麼無知地讓它過去；因為不試著去了解，因此而傷到周圍的人，甚至還關係到一個人的生死，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叔叔可以說是，生為一個人，但卻沒有資格當人的，這麼說你懂嗎？」

(灰谷健次郎，2004b：75)

少年努力透過自己的方式尋找出一條揮別孤獨的路，男人見此因而恍然大悟自己因為當初無法試著傾聽兒子內心的轉折變化，而永遠錯失參與兒子成長的機會。但是因為和少年的接觸，男人終於可以因為再次思考，覺察到自己過去輕忽而造成的無知，並且領悟出箇中原因而釋懷。無論是〈小孩子的鄰居〉或是〈星期天的造反〉中的男人，兒童的感受和想法不但提醒了成人視而未見的問題，也成為其得以反思的機會契機。灰谷將成人重新思考的歷程訴諸文字敘述，使這樣對於自身的思索反省直接呈現讀者眼前，雖然「生為一個人，但卻沒有資格當人的」、「不禁有點厭惡起自己來了」等利刃般的語鋒不改灰谷一貫的嚴厲作風，但可以看出反身自省的深刻。

（二）反思的具體行動化

上述人物的思忖反省直指問題核心，因而顯得相當銳利。但灰谷並未逃避問題，而是迎面再次凝視，以自省作為警醒不再重蹈覆轍的方式。雖然灰谷嚴厲的檢視問題本身，但仔細閱讀可以發現灰谷卻是以溫厚的目光注視受到問題牽制影響的人。即便是上述看似嚴厲的自省，其出發也是來自對於引起問題思考的兒童的關注，源於關注的目光，凝視後延伸出的自然是溫柔的視線。例如在〈馬可欽和馬可蛋〉中，小信和小間兩兄弟一同出門替爸媽跑腿，途中小信不小心將錢弄丟了，回到家後，小信在紙條上寫出他弄丟了錢並請求爸爸原諒。沒想到爸爸在晚餐後，竟然又將遺失的一百元變了出來。

那天晚上，一人吃過晚飯後。

「契契契撲撲。快變成一百元硬幣！」

爸爸這樣唸完後，便將彈珠丟向空中。

而小信則一臉不好意思地望著爸爸的動作。

小間已將今天發生的事，都告訴爸爸了。

「你看！」

「啊～真的變成一百元了耶！」

小間驚訝地大叫。之前的玻璃彈珠，真的變成了一枚一百元硬幣。靜靜地躺在爸爸的掌心發著光。

（灰谷健次郎，2003b：58）

在爸爸將彈珠變成一百元硬幣後，媽媽也將小間的彈珠變成一百元了。兩兄弟起先驚呼要檢查爸媽身體，最後兩人開心地將錢幣存進錢筒。就在這同時，灰谷將目光移至爸爸和媽媽身上。「同一時刻，爸爸和媽媽取出了藏在身上的玻璃彈珠。

爸爸是藏在他的大耳朵裡，而媽媽則藏在乳房中間。兩顆彈珠都像擁有生命一樣，溫溫熱熱的。」（灰谷健次郎，2003b：59-60）。

多數父母知道兒童遺失物品後的反應，難免多會有所責備或是直接理性地提醒孩子下次小心避免再犯。灰谷不落俗套地透過父母親的相互配合，一起上演一齣「彈珠變錢幣」的魔術秀，不安排父母說教或向孩子耳提面命的場景，而是直接呈現父母如何透過行動來平撫孩子擔心害怕的情緒，和包容原諒孩子無心的過錯。父母親無論責罰與否最後都會原諒孩子，但由此便可看出灰谷是以既溫柔又不大驚小怪地目光看待遺失東西的兩個兒童，就如同其所言溫溫熱熱。即便是在〈從沒被罵過的孩子第一次被罵經驗〉中，因為女兒優子撒謊私下養小狗而嚴厲說理訓示的爸爸，雖然強迫優子獨自去找出下落不明的小狗，讓優子邊哭邊外出找尋。其實還是和媽媽擔心地跟隨在她的身後。

阿姨將我抱緊，然後哭了起來。

「優子，你的爸爸媽媽都跟著你的身後，陪一起走啊！」

……媽媽什麼話都沒說，在緊緊抱住我後，他也哭了。

「小狗狗呢？」我擔心的問。

「小狗的媽媽已經找到牠了。」阿姨安慰我說。

在聽到這句話後，原本強忍得淚水終於決堤，我使勁的大哭起來。

然後，爸爸緊緊握住我的雙手，也跟著大哭了起來。

（灰谷健次郎，2003b：117-118）

爸爸不認為優子是壞小孩，只是不希望小狗因為優子的謊話而發生任何意外，所以嚴厲地要求優子面對這個問題。由此正好能看出灰谷「嚴厲對事、溫厚待人」的目光。灰谷筆下爸爸的嚴厲動怒，是針對優子喜愛小狗，卻未能理解小狗並非

玩具也是個別的生命體；但是面對與事有關的孩子，也就是優子，爸爸和媽媽跟隨其後的行動表現，便是灰谷溫厚看待兒童的最好說明。雖然沒有直說明示反思的想法過程，但卻由於其人物面對人、事的言語、行為非同一般的反應態度，因此即便未如上段直接敘述男人的思考過程，也流露能透過人物的言行流露出思考反省之意。

二、如何看待

（一）難言苦衷的悲傷

上一節中曾提過灰谷對於生活和社會狀況的正視批判，但是許多問題牽涉到複雜的社會結構或個人、家庭，並非作者皆能一一針對問題提出合適的解決方法。灰谷或許同樣也無法提出立竿見影的謀策，但是其透過觀念的轉換，試圖為那些由於社會現實狀況所產生的負面事實、情緒，找到一個得以平衡途徑。所以灰谷寫社會現實，更注意自己是如何看待社會現實所造成的影響。

在〈尿布兒是六年級〉中，小北，也就是北見智二是個令老師同學頭痛的人物，沒到校就是又逃學不來上課，好不容易到了學校卻又惹事生非。不知情者定會認為小北是壞學生，但是由老師隱約透露的小北家庭狀況，便說明了灰谷看待此狀況時的溫厚態度：「北見同學的母親兩年前過世了，家裏還有四個兄弟姊妹。北見同學自己大概也有各種難言的苦衷吧。」（灰谷健次郎，2001：169）。先不論小北「難言的苦衷」為何，但恰點出了一般人多只依表面或外在的行為結果判斷評論，卻忽略了隱藏於內在背後的動機原因；即便如小北班上同學多已了解小北的狀況，卻也不見能完全體會箇中酸甜。相同的例子在小北向阿慢述說母親過世時遭受到的冷漠：「媽媽過世的時候，我沒有哭。這就惹得附近街坊鄰居閒言閒語，說什麼親人死了也不掉淚，真是鐵石心腸的小鬼。」、「悲傷過度還能掉淚嗎？不知道就不要亂講話。從今天起，我就要讓那些傢伙瞧瞧我的真性情！我，下定決

心了！」(灰谷健次郎, 2001: 176)。鄰居們不明究理的風涼話深深刺中小北的悲傷, 閒言閒語自以為知情的評論, 卻成為知情卻不知意的無端責備。與「難言的苦衷」相照, 灰谷由正反兩面對照反思一般大眾看待他人處境情況時的態度, 每個人的悲傷與困難, 也許都有其不能輕易言說的原因理由, 因此無論他人知悉原因理由與否, 灰谷在意的是看待時的目光, 因為當目光缺乏柔軟彈性與小心翼翼時, 反倒易成為更勝現實問題無情的傷害。不知者或許無罪, 但若能夠投以柔軟溫厚的目光看待, 就可避免「不知道就不要亂講話」的傷害, 設想他人「難言的苦衷」就是灰谷柔軟溫厚目光的展現, 也是所謂的設身處地, 進而能夠感同身受。此外, 在〈孤伶伶的動物園〉裡, 龜山先生於任職的動物園內, 結識了拒絕上學反倒至動物園的少年阿健。少年經常在上課時間出現在動物園, 引起了園長的關切, 因此希望龜山先生能夠勸少年返校上課。龜山先生雖然也早有此意欲了解少年不願上學的原因, 但面對園長「動物園是市政府的公共設施, 小孩子不去上學跑來這裡遊蕩, 我們卻視若無睹, 這算什麼呢?」(灰谷健次郎, 2001: 209)的擔心和責任感, 龜山先生當下的回應卻是關注於阿健個性本身:「阿健……就是那個小孩啦, ……倘若急切逼問或者勉強他做些什麼, 那倔強的個性馬上就顯露出來。而且對於旁人不尋常的同情和關懷, 照樣也是不肯領情, 撂下一句『少來煩我』掉頭便走。……」(灰谷健次郎, 2001: 209-210)。龜山先生亦知阿健是逃學來到動物園, 但並未因此直接急於說服阿健回校, 因為龜山先生雖然關心阿健拒絕上學的情形, 但是更在意阿健的心理情緒。即使龜山先生已設想阿健拒絕上學一定有其原因, 卻仍不輕率直問阿健, 希望是由阿健主動告訴他原因。就如同上述「難言的苦衷」, 知曉外在的狀況外, 灰谷更儘量設身處地地為對方內心可能的想法感受著想, 以輕柔謹慎的眼光看待他人無法輕易言說或表露的部份。

(二) 以偏概全之過

對於他人的哀傷以及不順遂的遭遇, 雖然並非都能夠悉知來龍去脈, 但大體

而言，觀者的情緒多能與此有所聯繫，因而目光也易在情緒的感染性下油然而生共鳴或共感的溫暖關懷與寬度。小北母親過世、阿健父母分居，他們的遭遇與外在行為間的矛盾與衝突易於被了解，但是對於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而言，即便背後隱含著無法言喻的困難或動機，由於其行為本身就不見於一般大眾接受，無法在觀者和其人與行為動機產生聯繫，因而多遭直接撻伐非難。但在灰谷的作品中，除透過凝視他人的悲傷遭遇反思對他人哀傷的輕率看待外，亦有對於他人過錯無法見容的省思。〈小德的遊艇〉便是一個灰谷溫厚看待他人過錯的適切例子。小德是個發展遲緩的孩子，但是通篇直至小德與男人一同在海邊互動遊戲的情形，幾乎察覺不出男人其實是欲誘拐小德。當警察逮捕男人時，男人懇請警察讓他向小德說明以使小德對剛才扭打的情形放心：

「發生了不好的事情了。」男人的聲音，有一點點發抖。

「我遇到朋友，有工作要去做。突然必須去外國，對不起了。」

「要坐遊艇去嗎？」

「咦？啊！是啊！要坐遊艇去。」

「什麼時候要去呢？」

「嗯。……這個嘛……這個星期日。」

「等你外國回來之後，會讓我搭遊艇嗎？」

「當然會，一定讓你搭遊艇。」這麼說著，男人用力地揉了揉鼻子。

（灰谷健次郎，2003 a：82－83）

男人面對小德的反應舉動溫和又平靜，灰谷並未強調男人犯人的身分，反而藉由小德與男人的互動，不着痕跡地描寫出男人和小德間短暫卻真實的情感。灰谷輕寫男人誘拐兒童的犯罪行為事實，也透過鄰人不同的聲音感受到灰谷看待犯罪之人的溫厚眼光。

「不過，竟然綁架小孩，就是有這麼過份的人啊！」不知道是誰說。

.....

「抓到的那個男人，聽說有個跟小德長的很像的小孩。出車禍去世了，他才開始自暴自棄的。」

「這樣啊！」魚店的阿姨感慨的說。

「那個男人，看到小德，就做了夢。他做了一個與小孩、太太，一起搭乘遊艇的夢。他雖然做了壞事，可是，他的夢還真的是個好夢啊！」

(灰谷健次郎，2003 a：83－84)

鄰人對於男人的責備和魚店阿姨的感慨形成一對比，鄰人純粹由犯罪事實批評男人與其綁架行為，而魚店阿姨的目光卻是停留在男人尚未平復的喪子之痛。魚店阿姨的目光與灰谷的溫厚視線重疊，魚店阿姨的感慨蘊含了灰谷對於他人難言之隱的設想與寬容。無論是男人對待小德的態度舉止，或是魚店阿姨的感慨之言，灰谷並非針對男人為綁架犯的身分行為描寫，而是著墨於男人身為父親的情感流露。灰谷以此反思的是如何看待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者，其過錯的行為並非等同其人全然不可取，行為動機的背後，也許有更多需要關視的原因理由。同樣的在〈淘氣鬼的口袋〉裡，灰谷以被手帕覆蓋的雙手下隱約露出的手銬金屬光，和阿二的無心之言：「阿婆的兒子，到底做了什麼壞事……」(灰谷健次郎，2004 a：70)。對於阿婆兒子因罪被捕的犯人身分點到為止，並未探討阿婆兒子犯罪的始末，而是將焦點置於母子久違相遇的情景與兒童寬慰阿婆的描述。

阿婆跟她的兒子能相聚的時間相當短暫。期間，阿婆只是不停地哭，而她的兒子則是一直低垂著頭。.....

清藏用開朗的口氣說。「阿婆的兒子又要到外國去了，所以只能相聚這麼短的時間而已。對吧，阿婆？」

「沒錯。」

「沒錯。」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灰谷健次郎，2004 a：71）

清藏等兒童的目光投射出灰谷看待有過之人的溫厚寬度。兒童們已知阿婆兒子為犯人，因為與阿婆思子的情感心意相通，不明言探問阿婆兒子的作為，不但設身處地地避免無心觸碰他人的傷痛，亦由阿婆與兒子相會的情感層面顯露犯人的違反社會規範行為與其情感的不可同喻。

由上述兩段之例，可得知無論是直接描寫深刻省思的過程，或是透過人物間的言行舉止流露省悟之意，灰谷溫厚目光展現於設身處地的柔軟姿態，著意於人與事之間的關係，不自果對發生於他人身上的事或行為妄下斷論。灰谷於作品中所提出與關注之現實或許不盡然皆屬社會問題，但在鬆動刻板印象後，選擇由溫厚目光看待問題，此反思省悟過程應可視作灰谷嘗試替問題走向出口的途徑。

第肆章 彷彿若有理想之光

一 灰谷筆下的理想世界

生活故事此一類型提供灰谷一個可以充分實踐其寫實創作方式的空間，由對生活的描述擴及至關注現實問題，進而反芻思量如何看待問題和問題周遭之人，灰谷不但寫出了生動鮮明的兒童生活圖像，也在這些寫實的生活百圖裡細視到必須嚴厲正視的現實與問題。但是灰谷透過善體人心的溫厚目光企圖使普遍的刻板印象與弱勢關懷間產生流動。由上章所論可察知灰谷作品中所履現的「現實」多披負著負面含意。無可厚非地，灰谷當然是主觀選擇他所關注的「現實」，但是突顯困頓悲傷的現實只是灰谷意欲走出問題無奈的方式，因為溫厚凝視，使灰谷由反思省悟推開無解問題之窗，看到負面現實之外的希望，搭建起由絕望通往希望的橋樑。上章主要鎖定於灰谷作品寫實層面的探討，屬對於作品外在部份的析探，因此希望此章得延續第三章尋找灰谷視線的途徑，依循其溫厚視線的延伸，試探灰谷闡述理想的腳步如何前進，如何在寫實與現實下交織出理想的光亮。

第一節 光源處

一、非比尋常的光芒

（一）反抗有理的兒童

不同的觀點可以使相同的一件事發展為異軸的兩條線，因此觀點的取決影響

著事物觀感價值的判斷。同樣為社會生活，灰谷由於切身經歷，無論寫實描述、嚴厲批判或是反思醒悟，其觀看角度和看待方式，選擇關注於一般人習以為常、視而不察的面向與值得檢視的單一價值標準，且著重於關於人的書寫，¹⁸於是易為人忽略輕視的弱勢與勞動階層，不符合社會期待的人物，屢屢成為灰谷振筆疾書的主角。兒童一向為灰谷的創作重心，兒童的生活亦如成人社會的縮影，社會階層生活的殊異也反映於兒童的社群生活中，所以灰谷筆下不失存在於一般社會大眾普遍印象裡美好天真的兒童，也少不了對於弱勢、不符合成人常規期待兒童的描寫。灰谷作品中有一群「非比尋常」的兒童，若由一般價值判準視之，他們可能都會被冠以「壞」、「怪」、「問題兒童」等諸如此類的名號，但延續溫厚目光的看待，灰谷看到隱藏於這些非常規認可下，晦暗行為個性後的光亮。這些兒童形象除了來自於生活確有的事實外，為何灰谷會特別以他們為書寫對象呢？〈馬可欽〉裡的小信耍起性子來令老師頭痛為難。

「小信，不要讓老師為難嗎！」登世子老師溫柔地說。

「我不要！」

小信用怕得聲音大吼著。然後就像豹獅一樣，大聲的哭吼。甚至將成了菜餚的碗亂丟，將裝了牛奶的杯子扔出窗外。

到了掃地時間，他竟成大字型睡在教室的正中央。明明地板佈滿了灰塵、髒的幾乎快要變成白色了，他卻還是成大字型地睡在上頭！

（灰谷健次郎：2003b：18）

除了像原子彈爆發的情緒和任性行為，小信也吆喝同學一同惡作劇，將百貨公司

¹⁸灰谷曾於《我遇到的孩子們》中提及坂本遼先生曾於信中提醒灰谷，雖然不能不寫到自然，但由於近代文學對於自然的描寫過甚，希望灰谷能夠多寫人，並且鼓勵其閱讀孩子所創作的詩文。灰谷深受其建議影響。

的廣告招牌弄破。但是在一連串無理取鬧和調皮搗蛋的描述後，有一天登世子老師因病請假未到校，即使天色漸暗四周漆黑，同學因害怕拋下小信，其實也膽小的小信仍舊一人硬著頭皮繼續前往老師家，只爲了送信和巧克力希望老師早日康復。調皮搗蛋、難守常規的小信，卻有如此體貼溫暖的舉動。〈大姐頭奈奈和愛哭鬼阿俊〉中的奈奈，不但和老師嘔氣還罵老師笨蛋回嘴，甚至以假眼珠故意嚇哭適應不良的阿俊，但其實是每個月都帶禮物探望住院弟弟的小姊姊，還替不敢當眾念自己文章的阿俊拍手打氣。〈離家出走的小子〉的雅人，以離家出走表達對媽媽認爲他在參觀日向老師反抗頂嘴的不滿，但是雅人真正的反抗並非媽媽以爲的和老師頂嘴，而是和奈奈一樣，以回嘴、離家出走作爲對他人誤解與捍衛自己立場的反抗。無論是惡作劇、頂嘴、無理取鬧等，都是打破常規的行爲，是無法和一般常規認定的乖巧兒童劃上等號，但灰谷並非因此完全否定這些兒童，反倒是由此突顯肯定兒童對他人真摯的體恤之情所照映出的光亮。這點在〈淘氣鬼的口袋〉中，因生活貧困而屢次偷竊的兒童們身上最能顯示。由於集體慣竊和與同學打架，學校裡的師長幾乎都將清藏等人認爲是同號公敵，即便事出有因依舊不問是非就要清藏等人認錯，清藏等人對於老師不公平的差別對待，透過「垃圾」、「人渣」、「混蛋」等粗鄙措辭發洩不滿。雖然十足小流氓模樣，非但不會爲了擔心被拖累輕易拋下智能不足的同伴，即便飽受打罵誤解，也不願發聲出賣同伴，向師長做沉默的反抗；更同心協力幫助阿婆探望服刑的兒子並且樂觀積極地鼓勵阿婆；在他們身上，灰谷看到因爲貧困至極而不斷偷竊的事實與無奈，也認可這群兒童不因貧困而輕易向歧視低頭的韌性與樂觀。

（二）不良教師齊聚一堂

兒童調皮搗蛋或偶爾失序的行爲，由不同的角度觀之也許是無傷大雅的童稚表現，但是當老師的行爲與外在不符合社會標準時，灰谷在作品中是如何看待這

這些所謂的「不良教師」呢？可以以〈你討厭臘腸狗老師〉裡的臘腸狗老師作為代表。新轉來的臘腸狗老師不和其他老師一樣中規中矩地上台和同學打招呼，反而是報告身高體重、綽號和自己喜歡的明星，此外還准許班上同學教綽號，甚至更改學校當月的生活目標，要求學生請客，風格迥異於先前的老師。這不禁令律子覺得臘腸狗老師真是一位既遊手好閒又怪的不良教師。同樣的在〈叫你第一名〉中的新平老師，和臘腸狗老師如出一轍。在班報上自我藉綽號叫混蛋新平，今後最大的願望是受到很多女人喜歡；一不高興就大喊「混帳啊！」，同學打架也不勸架，皮褲是他的標準裝扮。還有〈海不需要淚水〉裡邀學生喝酒的鬍鬚老師和〈朋友〉裡喜歡賽馬的高中老師。這些老師除了和一般老師有著不一樣的行為外，不拘小節、反體制更是其與眾不同的鮮明特徵。這些不良教師反對當時教育理念的立場，不但反應在其自身的生活態度和外在行為外，也落實在教學現場中，例如臘腸狗老師將「放學後不能逗留」的生活目標更改為「自由逗留」；「放學後不要到處閒逛」更改為「到處閒逛吧」，並且向學生表明：「學校還有很多混蛋老師，認為教育就是要讓學生乖乖遵守校規。」（灰谷健次郎，2001：98）。

但是灰谷在不良教師看似夙行不良、偏離社會價值判斷的表象面外，發現他們易感落淚、熱愛學生的一面。無論是任何一位不良教師，都能和學生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

「新平老師不管什麼事都會對孩子們說。就算一般人常隱瞞不說的話，他也毫不在意地說出來。所以孩子們也什麼事都跟他說，就連對媽媽說不出口的事，也能輕易地對他吐露。」

（灰谷健次郎，2004 a：133）

對於遇到困難與問題的學生，悉心且設身處地不以權威壓制的方式，引領全班其他同學不著痕跡地協助同學解決問題、渡過難關。雖然關愛學生與學生相處融洽，

卻不溺愛放縱。因此一般人眼中不拘小節、反體制的怪老師、不良教師，其實是灰谷眼中，擇善固執、真性情的好老師。

（三）拒絕往來的奇怪之人

勞動工作者是灰谷作品中時而可見的角色，其藉由不同人物的視角，呈現出自身與社會普遍印象下對勞動階層觀感的差異。例如〈馬可欽〉裡小信以父親為鷹架工人自豪：「要是沒有爸爸在，那就沒有辦法蓋大樓了呢！」（灰谷健次郎，2003b：26）；而〈美喜寶，不要哭！〉裡的爸爸，雖然是個說話嗓門大到像罵人的建築工頭，但卻是媽媽心中的好男人。而在〈叫你第一名〉中的大叔，卻因為「大家都認為小小的臨時工是人渣」（灰谷健次郎，2004a：241）。的印象，而自言遭受到沒有人願意和他說話的歧視。無論是正面兒童肯定的眼神或是成人負面帶有歧視的偏見目光，灰谷皆欲以此呈現社會價值的懸殊落差。尤其在負面觀感的描述方面，灰谷作品中被他人貼上拒絕往來標籤的角色，也多為勞動族群，此亦突顯勞動階層頗受歧視看待。如〈海不需要淚水〉裡的德伯，年輕時是個技術高明的漁夫，對於海的一切瞭若指掌，有說不完的海的故事，但是卻因為其「現在的孩子好可憐啊！光是唸書對身體不好」的觀念與一般家長相左，家長便阻止孩子們找德伯。此外德伯深信不疑數的大龍蝦，也被年輕人譏諷為無稽之談，嘲笑德伯為老頭、老糊塗，視德伯如怪異的老人。〈叫你第一名〉裡的仙人其實是卡德欽學校裡的工友，因為無忍受阿諛奉承的官僚文化而主動請調到學校當工友。但是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和孩子遊戲，因此對於教育甚為重視的家長便會三不五時制止孩子與仙人接近。〈小三沒回來嗎？〉裡美希子的母親也因為對醉漢借酒澆愁的危險印象，一開始也阻止美希子前往兒童館參觀。德伯、仙人和旅館街的醉漢都是被貼上拒絕往來標籤的「怪人」，灰谷在介紹仙人的首句時便寫到：「卡德欽的學校有個很怪的人。」（灰谷健次郎，2004a：220）。因為觀念作風異於平常，即使如德伯深諳世事、仙人不趨炎附勢，如自由勞動者與醉漢不隨意看輕他人與

兒童的能力，皆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奇怪之人。成人由於生活經歷以及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心態的殷切期盼，難免以自身的經驗作為指導、教育兒童的判準；透過不同生活境遇所建立起的價值觀自然也透過言教、身教等各種方式影響著兒童。若成人完全依己之好惡評斷先行替兒童過濾可能接觸的人事物，例如禁止孩子與德伯、仙人往來互動，這樣具體的排他行為無形中也暗示兒童排他的心理，影響兒童的價值觀，成人社會的排他理由因而也反映於兒童的社群生活，例如波川的姊姊認為旅館街的兒童只會打架；清藏班級的班長阿修，罵清藏是人渣。但被排斥者遭受排斥的理由，也正是灰谷欲突顯這些奇怪之人的原因。其對自身生活理念的堅決，認真追求生活的價值，皆為灰谷所認同的不媚俗態度。

由上述可見，這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雖然不符合一般價值標準期待，卻與灰谷心中的理想人物形象契合，因此灰谷經常於作品中透過這些人物的言行態度作為其理想人格形象的化身。

二、瑕不掩瑜的性情中人

常人視為不可取、無法理解的行為觀念，卻隱含了灰谷珍視的人格特質。上段所述無論是兒童脫序於成人期盼的表現，或是成人自身不依常規的形式作風，其行為觀念雖然各自殊異，但藉此所反映出的人物理想特質卻是殊途同歸。兒童看似任性妄為的憤怒情緒，實為對老師、父母無心誤會的反抗表現；口出穢言看似忤逆師長，實欲捍衛遭受誤會的尊嚴。成人裡的「不良教師」、「很怪的人」，其堅持不依循常理而行的作風，實為不隨波逐流的抵抗表現；即使是受人輕蔑的臨時工、自由勞動者，也為了改善生活環境與公家機關抗衡交涉，支撐起表面不尋常抵抗行為的其實是更為頑強，捍衛主張個人自由與尊嚴的抵抗精神，此與灰谷個人面對問題時的嚴厲檢視態度相契。雖然這些人的表現與一般大眾期盼有所落差，甚至有類似打架偷竊等反社會行為，但其關切他人感受和自然流露的情緒反應，正與灰谷的溫厚眼光相應。抵抗精神與同理之心雖然於情緒與外在行為上看

似剛強與柔弱的對比，但是追根究底皆是直率不虛偽、古道熱腸的真性情反映。因為情感真實對於己身之外的人事物較為易感，進而予以關懷，所以性情中人實為灰谷理想之人的共通處。

宮川健郎曾說：「外表粗野，但內心純真無比的鐵三¹⁹，正是作者心目中的兒童典型，也是灰谷文學的精神表徵。」（宮川健郎，2001：46）。但此也可套應於灰谷作品中如上所述的成人角色身上，因此雖然灰谷曾經表明自己不依慣例而行的兒童身上發現許多寶物，但其實不僅是兒童，生存於社會大環境下卻跳脫於一般價值體系的人；或背負沈重人生卻依舊認真生活者，都是灰谷對於「人」之理想觀察所在，也正是灰谷看見人性光芒的來源。



¹⁹ 灰谷健次郎首部作品《兔之眼》中的主角

第二節 光之所聚

在率直與不虛偽的真性情下，灰谷的理想人之典型交錯出溫柔體貼與堅毅剛直的面貌，這些人物面貌的呈現除透過故事情節的推展更加立體清晰外，另一方面也與作者個人的思想態度習習相關。例如灰谷作品中的真性情人物其實亦與灰谷「確實寫下腦海中所浮現」的寫實創作態度不謀而合，主要意在直接不造作，因此無論是嚴厲或溫柔的談吐表現，都是其力求真性情、寫實的直接呈現。灰谷描寫上節所述人物不為常理接受的外在行為表現，實是欲透過其行為與社會期待的落差反映其內在的獨立思考態度；而這些人物典型被灰谷所賦予的思想態度，自然與灰谷自身有關，且展現出灰谷認同的人性特質，因此由這些人物與其周遭人物所發展出的關係互動所流露出的灰谷作品主張，一如其筆下刻劃的人物般，向來風格鮮明。

一、有話直說的闡述

由灰谷闡述文句時有話直說、毫不保留的敘述方式，可以明顯感受到灰谷對於事物勇於發聲的確切立場態度。無論是人物的對話或是作者第三人稱全知觀點的敘述；是嚴正於抨擊社會環境的落差與批判歧視不公的對待，還是平實溫厚地述說關於人性的關懷與生活的態度，灰谷都是以直言不諱、不厭其煩的方式對其所欲表達之事、所欲傳達的想法進行闡述。例如在〈海不需要淚水〉的開頭，灰谷寫到：

「島上的生活風貌今非昔比，兩相對照徹底改觀。以往過的是種田且捕魚的半農半漁生活，如今則是農漁分家各司其業。而且，無論農業的機制或者漁業的機制，也都迥異往昔。現在只種植或者捕撈高經濟性的作物和水

產。因為不這麼做的話，就無法討生活，更買不起更耕耘機和漁網。……

基於此般緣故，不知從何時開始，孩子們不再跟大人學習山海農漁之事。

而從大人的立場來說，也無法再教孩子們這些東西。」

（灰谷健次郎，2001：12）

對於今非昔比之慨，灰谷是不厭其煩、詳細地述說農漁業結構轉變對於社會生活與孩子的影響，看似敘述一個社會轉變的事實，灰谷卻不含糊帶過，將心中所思所想直接訴諸文字表達。直言而客觀地陳述事實自然是灰谷寫實理念的呈現也是方式，而在談及價值觀念時，其個人立場更是相當明確穩實，無論是簡短強硬或是說理似的直言直述，灰谷皆是一派單刀直入不猶豫。例如〈一堆奇怪的孩子〉裡的嫁丸老師以「虐待朋友的人，就是人渣」（灰谷健次郎，2004 a：269）向學生強調凡有生命者皆為朋友，因而不可欺侮任何生物的道理，雖然語氣直接絕對，但也表現出灰谷對於自己秉持立場的強毅。〈你討厭臘腸狗老師嗎？〉的臘腸狗老師擅意更改學校當月生活目標，將「不要在走廊上奔跑，要靠右側通行」完全刪去也是直說其理、娓娓道來：

「……無論是靠右邊行走。或是要靠左邊行走，那一邊都可以。……總而言之，即使是在走廊行走這件事情，人們也要判斷各個不時候的狀況來做通行。倘若還以其他班級在唸書，一旦不安靜通行，就會感擾到別人。…考慮到這點，能安靜通行的人，才是守規矩的人」

（灰谷健次郎，2001：98）

所以不論是警語式的語句還是說理式的陳述，都是直言不畏、言之有理。但即使如「所謂生命一旦消失，就會令人感到沮喪；反之若有新的生命誕生，內心就會一直充滿喜悅。」（灰谷健次郎，2001：205）、「動物是人類向大自然借來的啊！

不論來自遙遠的雨林或者冰山，動物們都沒有自暴自棄，都在認真努力地生活。……人類也是一樣，認真努力生活的人都不是壞蛋」(灰谷健次郎，2001：206)。這般對生命溫柔的看待和有些說教式對人性的肯定，灰谷的直言直述雖然不如前述強勢，卻依然在溫和述說中遞出其想法態度的重量。因此有話直說不僅存在於不造作、不畏縮的表達言論方式，也存在於不保留、不刻意地傳遞溫厚關懷時。有話直說且不厭其煩的闡述，是灰谷表明立場態度不卑不亢的表現，也是其言述表達其理想的方式特色。

二、不分老少的啟蒙指南

有話直說的方式和態度是灰谷敘述時的慣有特色，灰谷雖非「急欲」一時間向讀者說明其所有的想法態度，卻可感受到其「亟欲」明確立場以立足面對不同於自己的一般社會觀念；也因其直言不諱且不厭其煩的敘述方式，難免流露些許說教意味，尤其當其作品中的主要背景為校園時。由於教師原便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責，因此作品中多數教師的言行，細讀不免有說教言理之意和傾向，即使如上節所論的「不良教師」、「奇怪的老師」，也由於其言行理念特立獨行於當時社會規準之外，為了闡明其教學想法和教育態度立場，多少亦會流露說理明志之感，如臘腸狗老師對於其更改學校生活目標的說明便是一例。教師角色由於其身份因素，自然不脫和生活和人生的道理、理想闡述的關係，但灰谷並未令書中的教師完全肩負此重責大任，而是由不同人物的互動檢視、反思，而逐漸將其理想充實。山下明生先生便曾言灰谷透過其作品中的人物之言行舉止，切地展現出人間應有的理念，所以於灰谷的作品中，可以看見成人因為兒童的關係和觸動，對司空見慣的觀念再次思考而獲得新的態度想法，此於成人的省思部份最為明顯可見；也可以看見兒童在成人引導下的轉變，如不良教師們對兒童的潛移默化。雖然灰谷的作品時有對於當時教育觀念的不滿呈現，並且透過另一截然不同的形象，如「不

良教師」或方式，如「更動生活目標」打破其批判的窠臼以確立其理想，但核心皆不離「以平等相待消弭歧視的不平等對待」。因此即便是以兒童的真誠與良善為視角抨擊社會的不公²⁰，由於其此對社會關懷的重心，無論成人或兒童皆能因為生活於此環境的切身感受，而各自有所觸動和再思的機會和可能。這樣再思和反思的機會，透過灰谷突顯社會普遍價值下被視而不見的現實，喚醒讀者對社會觀念照單全收的蒙昧無知，如此不正富有啓蒙之意。林良也說過一個好的小說家必須具備啓發他人的能力²¹，灰谷的作品便是在檢視與省悟間為讀者帶來重新思考契機。

成長啓蒙和教育性也許是少年小說和兒童文學一個重要的特徵和目的，但是人生的道路上，生命是不斷前進的歷程，成人也有需要以跨越關卡和通過試煉走向下一個階段或重新面對事物能力的成長過程。灰谷自身的經歷就是一個成人啓蒙的過程，許多讀者也由其作品中獲得絕處逢生的希望²²，重拾對生活生命的積極態度。若僅就「載道」的教育目的或教化的角度言灰谷作品的教育性似乎太為狹隘，其作品雖然難免略有說教色彩，但更重要的是潛移默化的教育影響性。無論成人或兒童，都能自灰谷作品中人與人的關係和人對社會關懷的態度行為感受到與自身密切關聯的人生態度和理想，從中尋求自己和他人、社會生活間聯繫的平衡點，此也正符合灰谷作品關注於「人」的這個軸心。

²⁰ 游珮芸於《孩童的心靈禮讚》中曾寫到「以孩童的真誠與良善為支撐點，抨擊社會的虛偽與不公」為灰谷一貫的視角。灰谷健次郎，《我遇到的孩子們》，台北：新雨，2003，頁 257。

²¹ 林良先生曾於《淺語的藝術》中提到小說家的三個條件。第一，他的編故事的技巧。第二，他的散文，第三，他的啓發別人的能力。林良，《淺語的藝術》，台北：國語日報，2000，頁 161。

²² 灰谷曾於《我遇到的孩子》中言數百萬人持續閱讀其作《兔之眼》、《太陽之子》並非其個人的榮譽，而是有煩惱的人聚合起來，尋求一道光芒，由絕望邁向希望的最佳證據。灰谷健次郎，《我遇到的孩子們》，台北：新雨，2003，頁 254。

三、堅信秉持的價值主題

(一) 感同身受的心情

弱勢族群、勞動階層以及不為社會常規認同之人，如不良教師、慣竊的學生等，一直是灰谷作品經常描寫者，其生活上遭受的不平等對待或歧視是灰谷首重關切的問題，因而灰谷常於作品中抨擊社會價值觀的不公與虛偽挺而為弱勢發聲並且以由溫厚的視線描繪他們樂觀生活的態度，深究其中其實也就是價值觀的一場戰爭。既然是和社會規例價值的抗衡，那麼灰谷不但有和尋常不相雷同的觀念，也必須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價值邏輯以立足，所以其作品在檢視批判其所認定的問題和現實狀況的同時，也必傳達出灰谷個人的判斷依準和想法。灰谷自然是知道如貧富、身心障礙、職業等與社會結構有關，但是會因而產生歧視、發生不平等的狀況，就如灰谷曾提到的「自己所製造出來的差別對待」，不平等的狀況是大環境事實，但對灰谷而言是實為人心使人為製造出差別問題，例如〈淘氣鬼的口袋〉裡阿婆給清藏等人一人五百元，卻被老師和警察執意認為是清藏等人偷竊來的，若老師不先入為主地否定清藏等人的人格，便不會不明究理便一口咬定錢是清藏等人偷來的。清藏的老師便是堅持既定印象而以偏概全、製造出差別對待者；清藏等人貧窮的生活環境並不和他人格價值高低劃上等號。老師若能對於兒童無法選擇的貧富生活環境多一份將心比心，以溫厚的心看待清藏等人貧窮的悲傷，便不會因貧富差異而否定、不信任兒童的人格。由此可知灰谷寫不平等對待和弱勢者，不僅是為了突顯差別問題與歧視的問題，更是為了彰顯懷有「感同身受」之心者，是不會因為一己之念的偏頗而製造出歧視和差別對待。因此差別問題是灰谷作品表現於外關切的主題，而如何看待他人悲傷的「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則是更切中其人生態度的深刻主題。

（二）逆境中的樂觀態度

「感同身受」的心情是來自能夠分享他人的憂傷，而他人的悲傷於灰谷而言就是弱勢者遭遇的現實生活困難，其藉由「分享悲傷」盡可能地將弱勢者的悲傷當作自己的悲傷，與弱勢者更靠近「感同身受」的心情便油然而生，但在灰谷感同身受的同時，這些弱勢者面對生命生活中悲傷困頓的部份卻依舊樂觀、充滿韌性和希望的生活態度，令灰谷看見悲傷以外更振奮人心的力量。例如〈誰都不知道〉裡患有身心障礙的麻理子，雖然不良於行、說話吃力，但每天依舊不畏他人眼光，在母親陪同下步行至車站，並努力開口與沿途中的店家、花草動物道早。〈鹿助怎麼了？〉裡被母親遺棄的鹿助，即使是只剩自己孤單一人，根本不知母親和小嬰兒是否會再回來，還是省下午餐錢，高興地要買玩具巡邏車送給弟弟。〈尿布兒事六年級〉裡的小北和阿慢，兩人一個母親早逝，一個母親因病住院，皆需煮飯、肩負起照顧兄弟姊妹的責任，雖然家庭經濟狀況都不富裕，但兩人還是以買牛肉、鯛生魚片等家中經濟無法負荷的食材為玩笑話自娛而不怨懟。這些背負沉重人生者，不但是弱勢者，還是兒童，相對於成人而言，更是弱勢中的弱勢，其無法任意改變或只能接受成人世界的規則，卻依舊以樂觀的態度努力面對生活的逆境不喪志灰心，因此兒童的樂觀與韌性經常出現於灰谷的作品中。「好事情，在吃苦的時候就會產生」（灰谷健次郎，2003 c：142）。正好說明「分享悲傷」與「逆境中的樂觀態度」是「感同身受」的一體兩面，逆境中的樂觀態度便是依附感同身受，背對悲傷的那一面，灰谷於作品中雖未言明，但由其人物與情節的安排，便可知「逆境中的樂觀態度」是其作品中欲傳遞的重要態度。

（三）自成一格的主觀判準

同理之心使得灰谷不為社會普遍觀念所囿，突破單一取向的價值觀並且發現樂觀與人性溫厚的一面。為了正視現實問題的缺失，灰谷必須以明確的判準和立

場才能言之有物、有理的批判之；因此反映於作品中，無論其表達方式是直接說出，抑或述諸於人物的互動來往，灰谷的標準皆是明確有力且有跡可循，但此明確堅定的態度亦難免落於個人主觀設定的矛盾中。例如〈你討厭臘腸狗老師嗎？〉裡的由美子假借肚子痛去保健室，躲避吃鯨魚肉，同學們向老師反應此情形，認為美由子這樣撒謊騙人的行為不可原諒，老師只是回以「即使這樣，她也是努力用心在假裝呀！就算了吧。」（灰谷健次郎，2001：115）。同學們相當不服氣，認為難道用心努力就可以假裝騙人，老師便再解釋道：「由美子同學由於偏食，所以個頭很小，對於這件事情，由美子同學要比任何人都要來得悲傷。」（灰谷健次郎：2001：115）。但是同學們反倒憤恨不平地認為由美子因此而假裝欺騙更不可原諒。老師未正面回答此一反駁，只是告訴同學由美子因為咬合不正，無法輕鬆地吃下肉質甚硬的鯨魚肉，若學校能供應上等牛肉，美由子便不需為了逃避吃鯨魚肉而假裝了。老師的話自然是出自於灰谷對於他人悲傷的感同身受之心，但此翻全然細心地設身處地，同學一開始並無法理解因而提出駁斥，因為「努力用心在假裝」對於學生來說關鍵是在「假裝」此一欺騙行為上；學生針對假裝肚子痛和有苦衷的謊言所提出的質疑，恰也顯示灰谷根基於「感同身受」的行為好壞判準雖自有其理，卻非一說即通。同樣的〈淘氣鬼的口袋〉裡清藏等人屢次偷竊，灰谷於文中不時穿插偷竊的原因和不承認犯錯的理由，為偷竊此一行為本身說解。灰谷雖並非因同理撒謊、偷竊背後的原因而肯定其行為本身，但在「感同身受之心」與「情有可原」的分寸拿捏間，雖然灰谷立於其判準而言之有物，但卻未必皆能言之有理即合理，但此也再次顯示灰谷對於其判準立場不畏世俗價值的毅立。再如清藏同學的媽媽認為流氓就是會隨便欺負弱者的混混，清藏反駁流氓亦有等級種類之分，而流氓中最低級就是欺負弱小的流氓。同學疑惑的反問：「流氓也分好流氓和壞流氓啊？」（灰谷健次郎，2004 a：23）。因為流氓於普遍印象中既已是負面的形象，但灰谷就欺負弱者此點欲作一程度上的好壞比較，此不但再次說明其維護弱者的立場，並突顯其好壞標準是相當扼要且自成一格。因此自

成一格的價值標準可說是灰谷理想表態的一特色。

由上述的探討可知，灰谷秉持感同身受的理念看待人事物的立場，難免易失客觀，流於主觀既定的侷限，但卻清楚地建立起其理念的燈塔恪守之。灰谷於其作《太陽之子》中的此段話：「一個善良的人不會是一個馬虎的人，因而會感受到痛苦，對於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果真有所謂的好人的話，那麼他一定會關切，除了自己之外的他人的存在吧。」（灰谷健次郎，2003c：136）。正是明確說明了「感同身受」為灰谷心中所謂人之善良與好的標準，也呼應灰谷強調感同身受的人性理想。



第三節 交會的光芒

「文以足言，言以足志」，文學創作作家言志抒情的一管道，灰谷看待人事物的立場態度和思想理想，於其作品中皆有跡可循，明確的人生哲學強烈地展現出其對人間應有理念的追尋；其於作品中無論是否直言批評，雖然皆富於嚴正的檢視反思涵義，卻無礙於和善氛圍的環繞，作品向來被視為良善與向光性代表。現實的衝突反思是灰谷尋求理想的推進器，使其因而念茲在茲地秉持信念展現理想，但現實與理想兩相對照下的衝突，雖然灰谷依舊屹立不搖地手持信念的火光，佇立於其理想的燈塔，但因此灰谷的理想於社會一般價值觀下似乎有成為美好有餘，可行性不足的梦想之嫌。在現實與理想的兩端，灰谷通過絕望至希望的橋樑，由現實亦步亦趨地走向理想，但筆者欲在現實與理想之間，企圖看見灰谷佇立於理想後更遠的期盼。

一、並行相伴的成人與兒童

兒童是灰谷描寫的重心，作品中其餘的人物角色都是環繞於兒童四周發；相對於成人而言，兒童是弱勢的一群，灰谷為弱勢者發聲向來是不遺餘力，因此兒童與成人的關係，經常是灰谷作品中探討人與人關係的關鍵，也流露出灰谷看待成人與兒童關係的態度。「媽媽，大人和小孩子的界線到底在哪裡？」（灰谷健次郎，2003 b：79），灰谷的幼兒生活故事，其實鮮少有關於成人與兒童衝突對立的描寫，但不想當小孩子的小勝，一發出疑問便直入問題的核心。雖然筆者於前曾舉出成人與兒童衝突對立之例，如〈淘氣鬼的口袋〉、〈朋友〉裡的師生衝突，〈叫你第一名〉、〈小三沒回來嗎？〉的親子衝突，但其衝突都是來自社會價值觀的差異，而並非全然針對成人與兒童之別，即使是如〈叫你第一名〉裡卡德欽和其父親想不通的「什麼叫做小孩就要有小孩的樣子！」（灰谷健次郎，2004 a：201），

其實也是起因於卡德欽不希望父親再於家長職業欄謊報職業掩飾其假釋中的身份。其他看似成人與兒童衝突的頂嘴、鬧脾氣，其實都不至於造成兩者間的對立，因此灰谷對於成人與兒童的關係基本上是如其幼兒生活故事裡對於孩子的信任、包容與陪伴，例如〈洛克貝，等一下〉裡一群小朋友靠著自己的方法，一同救出小狗洛克貝，和〈從沒被罵過的孩子第一次被罵的經驗〉裡還是陪伴優子一起尋找小狗的父母親；以及〈叫你第一名〉〈叫你第一名〉以及〈星期天的造反〉和〈孤伶伶的動物園〉中成人與兒童於彼此的互動中各自獲得轉變與成長。陪伴與信任或許是以成人的角度出發而言，但是其「真正站在孩子立場」的姿態，實為感同身受之同理心的延伸和表現；而差別對待一向是灰谷嚴厲檢視的問題，因此成人與兒童由以此互動各自轉變成長的關係，正是灰谷理想中「平等相待」的人我關係展現。此外灰谷作品中其實也透露不少灰谷對於成人與兒童的看法，例如「就像太小的孩子不懂幽默一樣，年紀大的人看事情實在太認真了。」（灰谷健次郎，2004 a：205）、「奇怪的孩子，就會有莫名其妙的勇氣。」（灰谷健次郎，2004 a：275）、「那種略為翹起的下巴，好像搭你便車是給你面子似的神情，十足像是小孩裝大人的樣子」（灰谷健次郎，2004 b：48）等，無論是關於想法或是行為，以上都可以略為看出灰谷對於成人與兒童的印象，以及兩者間關係的展現。灰谷雖然以其「平等相待」的理念於作品中呈現流露理想的成人與兒童關係，但筆者認為此看似全然消弭兩者間界線的理想關係，實為易於誤會的表面假象，筆者以為其並未欲打破成人與兒童間的藩籬，而是在知悉成人與兒童的差異上，試圖以其「平等相待」之理念跨越一般社會觀念中成人與兒童分恃兩端的明顯界線，柔和此隱形界線的筆直剛硬，畢竟由兒童至成人是由此端向彼端，一條延續不可分割的路程。灰谷相信兒童深藏不露的能力²³，但亦相信兒童需要觀念上的引導，因此其平

²³灰谷於《我遇到的孩子們》裡曾寫到其對孩子的看法：「孩子們是深藏不露的巨人，孩子們潛藏無限的自我成長能量——在沖繩，我對孩子們產生這樣的看法。」灰谷健次郎，《我遇到的孩子們》，台北：新雨，2003，頁 168。

等相待是試圖找出一條成人與兒童能夠站在同一水平線，擁有一樣的姿態來看代彼此的「並行相伴」之路，而非真的如表面之看似欲全然消弭兩者間的界線。

二、連成一線的平等相待

扼要明確的價值標準使得灰谷作品中對於事物的判斷有時略顯與不認同者壁壘分明，尤其是在嚴厲檢視批評其所不認同的社會既定價值觀時，其理念強烈地展現於不為所動的立場，但是此也契合於灰谷理想中人物典型真性情的特質，因此其直言了當的語言風格與扼要明確的價值標準，雖然於評論者而言，為了檢視抨擊難免有矯枉過正以嚴正視聽之疑，但灰谷作品是否誠如評論者所言的內容為二元分化對立的結構，以及對於許多事的看法都過於單純、理想化呢？此由上段所述灰谷欲以平等相待的理想跨越成人與兒童界線可延伸觀之。在相異的觀念下，灰谷與其所抗衡者呈現各持己見，分據兩端的現象，因此雖然破除差別對待為灰谷作品中始終不懈的意念，但也不免以自身設定的價值判準自居而陷入其反對偏見的窠臼；不過筆者認為此一二元對立是形於外的現象，其內在的意涵實同灰谷理想的成人與兒童的關係一般，相異的觀念並非絕對會造成不平等的歧視與對待，也並非一定要兩者完全相同才能抵除界線，筆者以為灰谷追求的是平等相待，而此相互對待的意涵是跨越對立的兩端，將兩者以感同身受之同理心連成一線，因為其理想的平等並非觀念價值的相同，而是能夠在其一的水平線上包容尊重不同的價值觀念。因此灰谷二元對立、看似可替換的內容結構表象，其實是欲使兩端相連以互通交流；不是理想化人我關係的遙想，而是欲透過感同身受的人心支持其理想的可見光亮。

三、深厚純粹的理想之源

不傷害他人、設身處地「分享他人的悲傷」而感受感同身受者，是灰谷於作品中不斷地傳遞給讀者的觀念，亦為貫穿灰谷作品的主要思想，灰谷不僅透過對於弱勢者的關注，感同身受地「分享憂傷」，亦由逆境中的樂觀態度和「分享快樂」，因而「悲喜與共」的創作伴隨感同身受於灰谷作品內容而生。感同身受的理心，不但影響灰谷對於平等的追尋，亦與灰谷的價值判準密切相關，究竟感同身受之心為何之於灰谷作品如此重要，為何灰谷可以恪守此核心信念作為其立場態度的一個依準，而此感同身受之心又是由何而來呢？此可由灰谷平等相待的實踐與展現角度推想之，灰谷的平等相待除了展現於人與人的關係上，也於其對於生命的看法，例如「活著的東西，都是我的朋友啊！」（灰谷健次郎，2003 a：146）、「活著的生物都是大家的朋友」（灰谷健次郎，2004 a：269），此平等相待於人我關係和對於生命的態度，可視為對於所有人、與所有生命一視同仁的實踐，而此「萬物生而平等」的理念實來自於對於生命的謙卑與尊重，因為對生命的謙卑與尊敬，便不會自以為是而目中無人，所以能觀照到自身之外的生命，自然易發感同身受之心，而實踐平等之意。因此筆者以為灰谷作品中感同身受之心之所以為其所重，便是源自對於生命謙卑與尊敬之念，無論其抨擊批判之聲與行為於外在如何嚴厲強烈，灰谷能穩踏地秉守其感同身受的判不為所動，是由於此一如海水深處不隨海面浪花波動且平靜的深層源頭緣故；此源頭如湧泉不息地支撐灰谷的理想，使得灰谷的作品穿透出厚實的力量。謙卑與尊敬的生命態度由源頭深處透射出感同身受的微亮光線，於水面映照出樂觀、平等相待與善良的理想波光，因此灰谷的作品總是向光富於希望；也就是說，對於生命謙卑與尊敬之念，統攝灰谷於作品反映出的諸如樂觀、同理心和善良的理想，因而於作品表面看似非此即彼的單純理想價值，其實是生根於更為規模遼闊的深厚源頭，並非如評論者所言之對事物看法的過於單純，而一源頭之念的純粹。由平等相待、感同身受追溯以至對生命

的謙卑與尊敬，灰谷感同身受的核心價值實來自對生命謙卑尊敬之念此一深層源頭，而此觀乎全體生命之念，深切影響灰谷對於人心良善期許的渴切與相信，也使其作品流露對於人性本質探究的道德意味，因此其價值判準的強烈表現，追根究底其實是對於人心良善迫切的要求。透過對於謙卑與尊敬的生命態度之念，也就可以理解為何灰谷能毫不猶豫地認定好惡、善惡的標準，相信人性，因為對於灰谷而言，只要人性心念源頭一轉，所有的價值皆就在起心動念間便環環相扣地彼此影響，所以只要人心皆因對全體生命觀照之念而良善，便能臻於其理想。



第伍章 結論

「只有走過絕望的人，才具備真正的善良」

～（灰谷健次郎，2003 c：215）

桃花源爲一樂園，也是一絕境，因爲所有對於人世間生活的美好想像皆盡於此，其予人的美好想像來自追尋完美的路程上那一份相信有此存在的信念與希望，若峰迴路轉真得遇此境，便是意味抵達完美的盡頭不再需要追尋，一路上懷抱的信念雖獲得證實，但信念與希望也不復意義。一直走在理想道路上的灰谷，便是持續以追尋人心美善的信念與希望於理想之路上前進，因爲秉持信念渴求到達理想之地，面向希望的光亮總是照亮現實困頓與沈重的晦暗，灰谷以光執筆，書寫一道光束將現實與理想間相繫而不再背棄。

第一節 走在理想之路

一、寫實之真

以「文如其人」說明灰谷作品與其人的關係再適切也不過，由於取材多自其人生歷練與見聞，因此其作品風格充分反映灰谷的思想風格，此由其半生自傳散文《我遇到的孩子們》可一覽對應。千瘡百孔的少年經歷，將其置入絕望的谷底，因爲與兒童相遇之際深受兒童的天性所感動，兒童的善良充分反映於樂觀面對沈重人生和頑強的反抗精神上，因而使灰谷彷彿在林盡水源處始見山光亮，反身而起自絕處逢生，由兒童身上重新對人生與人性再次思考，進而秉持人心同理良善

的信念，於生活和作品朝理想付諸實踐。灰谷因為深受其所遇之人的影響並相當感念，所以始終關注人與人間的關係，而此反映於其作品就是透過各種人倫關係的描寫來暴露現實缺憾問題與流露其理想，使得關於人心人性的探索成為其思想中心，由此可知灰谷的個人經歷實為觸發其由現實邁向理想的前奏。

兒童是使灰谷由絕望甦醒的轉折，也是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重心，因此灰谷在著重兒童於日常生活中與周遭人物互動的基礎下，除了透過塑造眾所皆知的兒童形象而極富真實外，也因為不加以放大或加油添醋的描寫人與人間互動的直接語言與單純事件，而使其寫實手法相乘於其故事的寫實意義。而如實書寫對社會與生活現象的觀察對也反映其於現實問題的關注，並突顯出社會問題的種種面向。因此灰谷作品的寫實性意義非但是對於兒童鮮明形象的塑造和生活呈現，更重要的是皆由人物日常生活中價值的衝突以突顯社會問題。突出社會以嚴厲直視並檢視的灰谷，並非僅以抨擊與批判現實問題對刻板印象進行反動，亦透過溫厚目光對現實的反思醒悟鬆動既定的印象，因此無論是嚴厲檢視或溫厚凝視，皆反映出灰谷對於刻板印象可能造成的以偏概全或不公歧視問題的注重。雖然反思醒悟的過程或許不能針對社會現實問題直接一一計謀獻策解決諸多現實問題與無奈，但是透過反思醒悟的程卻可以藉由鬆動刻板印象為所製造出的差別對待問題走出另一條解套的途徑。因為文如其人與寫實手法的結合，使得灰谷作品中照實書寫的人物、生活以及所反映的現實社會問題，不但富有普遍存在性更具真實性。

二、光源之善

現實問題的困頓與無奈於社會裡的弱勢族群和不符合社會價值觀者身上最可顯而見之，雖然灰谷批評其所受到的差別對待並且溫厚關懷其沈重遭遇，但是嚴正檢視批判只是灰谷欲透過客觀的現實，映襯對比出弱勢族群和不符合社會價值觀者為常人所誤解歧視背後，人心良善的價值，因此不拘小節、不為常規所囿、

情感流露直接的性情中人，非但不為灰谷所鄙棄，反倒成為灰谷理想的人格形象。由這些灰谷心目中的理想之人身上所反映出的特質，不但可以了解其對人性理想的追求，亦可反映出其作品中著重於「以平等相待消弭歧視的不平等對待」所履現的主題－反抗精神、樂觀、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因此無論兒童或成人等不為一般價值所認同或被歧視者，如同使灰谷發現人性中良善的光源處，而透過人我、物我關係反映於這些兒童與成人身上的特質，便是灰谷理想主題的聚焦處。聚焦且鮮明的單一主題為灰谷帶來作品思想過於單純的評論，但筆者認為此看法是由於灰谷作品中所呈現的理想價值，雖以各自的姿態發出光亮，但實皆可涵蓋於一灰谷對於生命謙卑與尊敬的态度，因而無論是感同身受之心、平等相待的人我關係理念或是諸如樂觀、反抗的精神與主題，都是涵藏於此深層的理想源頭，因而無論表現於外的為嚴厲批評或溫厚凝視的關懷，灰谷的立場態度都如深海處般厚實平靜、蘊藏滿溢的力量。

三、理想之美

觀乎全體生命的謙卑與尊敬之念，影響灰谷對於人心人性良善的要求與相信，因此觀乎其作品中一切批判與關懷皆是對於價值的抗衡，也是其判準的核心。由灰谷關於人心性本質的探求，可知其是極富道德理想的，因為灰谷至終關心的主軸是每個人都會思索的人生價值問題，具有跨越時代的共同性；而其作品透露的主題與態度所勾勒出的理想輪廓，於讀者而言亦可視作一追尋理想生活的動力和引導方針，因而使得灰谷的作品數十年來始終為讀者所廣泛閱讀。〈小三沒回來嗎？〉裡美希子參觀兒童館後的這段話，可作為灰谷理想寫照的代表：「在兒童館裡，各種人齊聚一堂，同心協力，從事各種工作，我覺得這樣子人生好有價值喔！昨日，我度過了真正美好的一天。」（灰谷健次郎，2001：256）美希子的話說明了灰谷對於人心理想的追求，並非只是為了空口畫出完美無暇的理想版圖，而是

藉由對平等相待落實於社會生活中。所謂的美好一如灰谷所言之：「善良，並不存在於情緒的世界裡，而是一種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的力量。」（灰谷健次郎，2003c：101）。生活美好的源頭亦是如此並不存在於情緒中，而是如桃花源般來自於人心美善的相互作用，筆者認為灰谷的信念與理想實為相互依存的光亮，而在現實沈重的絕望黑暗中更顯光亮，現實與理想之於灰谷，不是背棄的兩方，而是兩端相繫互為動力的思想與創作基礎。



第二節 理想之後

理想之境之所以引人入勝便由於其終不可到達，卻又可因對其深信的希望而不斷趨近。人永遠走在一條前往理想的道路上，灰谷健次郎便是一身體力行者，在看似極端現實與理想間亦步亦趨地向理想邁進，因此也引起筆者欲一探其現實與理想的關係。筆者雖試圖由作品分析反映其中現實與理想的關係和所交織發展出的作者思想，但由於相關論述引證不足，僅藉由對於研究文本的分析進行探討，所嘗試析論之問題多少流於言有餘而意不足，論證方面實為薄弱。由於筆者所使用之現實與理想二詞為普遍觀念下泛意的概念，並非完全是二詞於學術領域上解釋定譯，因此文獻探討方面並未針對此定義之唯一缺漏，亦使文中關於現實與定義之用略顯模糊不明確。

灰谷健次郎的兒童生活故事的精湛生動描寫，在近年始有較多兒童生活故事作品出現的台灣，實可為本土兒童文學作家一創作的借鏡。此外由於灰谷作品經常反映諸如關於歧視、學校教育、和社會階層之別等問題，因此除了文學的探討外，亦可由社會學或教育學作為研究方式或方向。筆者希望透過此泛覽的初探為往後研究者開啓灰谷作品或其人相關研究之門，期有更多研究者對灰谷作品做更為深入詳細的研究。

參考書目

一、研究文本

灰谷健次郎 (2001)。陳宏政譯，《海不需要淚水》。台北縣：新雨。

灰谷健次郎 (2003 a)。黃瑾瑜譯，《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台北縣：新雨。

灰谷健次郎 (2003 b)。許慧貞譯，《洛克貝！等一下》。台北縣：新雨。

灰谷健次郎 (2004 a)。許慧貞譯，《淘氣鬼的口袋》。台北縣：新雨。

灰谷健次郎 (2004 b)。徐惠美譯，《小孩子的鄰居》。台北縣：新雨。

二、專書

林文寶 (1994)。《兒童文學故事體寫作論》。台北：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

林良 (2004)。《淺語的藝術》。台北：國語日報。

張子樟 (1999)。《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天衛文化。

張錫昌、朱自強 (1994)，《日本兒童文學面面觀》。湖南：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

培利·諾德曼 (Perry Nodelman) (2000)。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台北：天衛文化。

蘇珊·恩傑著 (1998) 黃孟嬌譯，《孩子說的故事：了解童年的敘事》。台北：成長基金會。

宮川健郎著 (2001)。黃家琦譯，《日本現代兒童文學》。台北：三民。

灰谷健次郎 (2003 c)。呂建良譯，《我遇到的孩子們》。台北：新雨。

灰谷健次郎 (2004 c)。黃瑾瑜譯，《天之瞳幼年篇 I》。台北：新雨。

灰谷健次郎著 (2005)。藍嘉楹譯，《兔之眼》。台北：新雨。

- 灰谷健次郎（2006 a）。黃瑾瑜譯，《天之瞳幼年篇 I I》。台北：新雨。
- 灰谷健次郎著（2006 b）。黃瑾瑜譯，《天之瞳少年篇 I》。台北：新雨。
- 灰谷健次郎著（2006 c）。黃瑾瑜譯，《天之瞳少年篇 I I》。台北：新雨。
- 竹長吉正（1990）。《灰谷健次郎を軸として－現代児童文学の課題》。右文書院。
- 神宮輝夫（1992）。《現代児童文学作家対談》。偕成社。
- 灰谷健次郎（1999 a）。《灰谷健次郎の発言 1－いのちの優しさ》。岩波書店。
- 灰谷健次郎（1999 b）。《灰谷健次郎の発言 2－教えること・学ぶこと》。岩波書店。
- 灰谷健次郎（1999 c）。《灰谷健次郎の発言 3－子どもが生きる》。岩波書店。
- 灰谷健次郎（1999 d）。《灰谷健次郎の発言 4－学校とは》。岩波書店。
- 灰谷健次郎（1999 e）。《灰谷健次郎の発言 5－子どもとわたし》。岩波書店。
- 灰谷健次郎（1999 f）。《灰谷健次郎の発言 6－生きること・感じること》。岩波書店。
- 灰谷健次郎（1999 g）。《灰谷健次郎の発言 7－島のころ》。岩波書店。
- 灰谷健次郎（1999 h）。《灰谷健次郎の発言 8－「いま」を読む》。岩波書店。

三、學位論文

- 陳莉穎（2003）。《王淑芬及其兒童校園生活故事系列研究》。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四、網站資料

兒童文學書評 <http://www.hico.jp/> 2006/11/20

理論社網站 <http://www.rironsha.co.jp/> 2006/11/26

附 錄

灰谷健次郎年表

年份 年 齡	生活事件	日本重大事件
1934 (1)	10 月 31 日生於神戶縣兵庫市	
1937 (3)		南京大屠殺
1939 (5)		第二次世界大戰 開始
1941 (7)		12 月 8 日，珍珠 港事件
1942 (8)	4 月，進入神戶市立須佐小學。個子矮小，總是在最前排。 祖父過世。	
1944 (10)	父親出征。	
1945 (11)	物資日益缺乏，擔負家計的父親與大哥因火車脫軌事故身負重傷，母親則離家前往神戶市的醫院照顧父兄，灰谷卒與其他在家的兄弟姐妹經歷一段極為貧困的童年時光。	3 月 17 日，神戶 大空襲。 8 月 6 日，長崎、 廣島、九日原爆。 8 月 15 日，戰敗。
1946 (12)	父親和哥哥因神戶鐵路脫軌事故受重傷，母親未留食物便留下孩子離家前往照料父兄，飢餓的孩子們只好偷和玉蜀黍吃。後來在《せんせいいけらいになれ》中有寫到。 再度回到神戶。	
1947 (13)	進入神戶市立舞子小學六年級，因城鄉間學習能力的極大差距，無法跟上學習程度而變成劣等生，尤其是無法理解數學備受屈辱。 開始熱衷棒球。 躲起來閱讀「自由主義」和「羅曼史」等所謂品質低劣的雜誌	
1948 (14)	4 月，進入神戶市立垂水中學。 喜讀「少年俱樂部」、「東光少年」、「譚海」、「少年畫報」等雜誌；亦閱讀將 江戶川亂步、川端康成等作家作品。	足立卷一、坂本遼 與竹中郁等人創 刊童詩雜誌《麒麟》

1949 (15)	中學三年級，學校課程編制開始劃分為升學組和就業組，家貧之故，灰谷被編入就業組無法繼續就學，時感挫折，幾乎很少到校，也常在學校和人打架。	
1950 (16)	透過職業介紹所，以就讀高中補校為交換條件，前往花生店工讀，因無法適應，再次回到職業介紹所排隊，隨後陸續從事橡皮工人、海灣工人和書記等工作。 經常看義大利電影，深受「單車失竊記」「羅馬：不設防的城市」感動。	朝鮮戰爭開始
1951 (17)	高中補校二年級。擔任辯論社社長，開始在同學中活躍，得到師長在課業之外的特別照顧。	
1952 (18)	高中補校三年級，青春正盛，就讀補校的緣故，因而有許多年長朋友，一同和老師飲酒吃飯並討論文學與的社會問題。 於中小企業的印刷公司-神戶印刷工作，擔任學徒並負責對外交涉的工作。 拜讀森鷗外、芥川龍之介、尾崎紅葉、泉鏡花、谷崎潤一郎、德永直等人的作品，尤其深受《野菊之幕》(伊藤左千夫著作)及《蟹工船》(小林多喜二)感動。	
1953 (19)	高中補校四年級。退出辯論社，進入社會科學研究會。受到共產黨員朋友的影響，在學校召開辯論大會，是政治少年的時代。印刷公司倒閉，和父兄們一起在三菱神戶造船廠從事電氣熔接工。	NHK 開始放送。
1954 (20)	4 月，進入大阪學藝大學（及現今的大阪教育大學）就讀，矢志成為一名教師，閒暇之餘也寫小說，愛讀木尾井基次郎的《檸檬》，喜好太宰治、坂口安吾等人的無賴派文學。 深受黑澤明電影「七武士」感動。	
1955 (21)	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開始嗑安眠藥。直至讀到這一年的《麒麟》雜誌九月號，一個十二歲少年所寫的文章〈我做過的壞事〉，因而捫心自問。詩刊《輪》創刊。在高中老師的牽線下結識《輪》的同仁。	
1956 (22)	4 月，前往妙法寺小學任教，擔任三年級的導師。被孩子們暱稱為「くろんぼ」。首次叫班級的故事，後寫成《好多奇怪的孩子》，於講談社出版一度想要放棄小說執筆生涯。	

1957 (23)	開始持續製作班級學生親筆作文文集，直至辭去教師生涯為止。 結識《麒麟》雜誌編輯浮田要三、星芳郎等人。浮田要三給予灰谷繪畫教育上的指導，並曾在《麒麟》雜誌的封面及扉頁上採用灰谷班上的學生畫作。之後，灰谷持續創作童詩及發表小說，逐漸結識《麒麟》雜誌創刊人坂本遼及竹中郁等人。	
1959 (27)	4 月，以不公平地調任作為考勤鬥爭的報復，被強迫由西邊調任到東邊的神戶市立本庄小學。 閱讀安本末子的《にあんちゃん》後，發憤投入作文教育。 獲得中國新聞第九屆新人獎。	
1961 (28)	由於本庄小學分割，進入東灘小學。	
1962 (29)	於新潮雜誌 12 月號發表關於國中生偏差行為的短篇小說（笑影）。	
1963 (30)	部落解放同盟認為〈笑影〉這部小說帶有嚴重歧視，因而提出檢舉彈劾。	
1965 (31)	在東京神町舊書街遇見今江祥智令灰谷難忘。	
1966 (32)	大哥精神出現異常	
1967 (33)	大哥自殺	
1968 (34)	母親去世	
1969 (35)	旅行次數開始增多，迷惘是否要從學校辭職。 閱讀太宰治的《津輕》，前往津輕半島等地旅遊。 40 天完整的暑假裡，至荷蘭、土耳其、阿富汗等國家旅行。	
1970 (36)	挫折感愈發強烈。5 月 27 日，坂本遼去世，《麒麟》8 月號為其追悼特輯。	
1971 (37)	《麒麟》發行 220 號（二四卷一號）後停刊。 思想、私生活皆有感窮途末路之感。	
1972 (38)	對十七年的教師生涯感到厭倦，遂辭去教職，前往亞洲、沖繩，尤以沖繩為多。 埋首閱讀山本周五郎的作品，從中學到文學求道的意義。	
1973 (39)	到沖繩流浪。沖繩的際遇，使他認識到困苦環境中人心的善良，也使他反省起自己的人生。 對於自己的人生無法遠離孩子而完成逐漸有所自覺。 開始執筆創作小說《兔之眼》。因著大哥死亡的啟發，開始構思《太陽之子》。	

1974 (40)	生活貧困。 理論社出版《兔之眼》。 與今江祥智再度相遇。 結識上野瞭、長新太、田島征彥、征三兄弟、山下明生、神澤利子和谷川俊太郎。	
1975 (41)	因為無法再至今江家接受食援，所寫的作品由今江祥智代為帶入出版社，但此時，自己尚未有成為作家的心情。 首次受出版社（文研出版）約稿，之後出版了《洛克貝等一下》。 《兔之眼》獲第八回日本兒童文學者協會新人獎，足立卷一喜極而泣。在長新太、山下明生鼓勵之下，創作《馬可欽》出版。 繪本《洛克貝！等一下》出版。	
1976 (42)	《兔之眼》版稅兌換後，恢復生計。 《太陽之子》開始於「教育評論」連載。（1976 年 1 月號至 1978 年 6 月號）。 《馬可欽》為寺村輝夫所推薦。 NHK 放映電視影集《兔之眼》共十六集 《馬可欽和馬可蛋》、《小德的遊艇》出版。	
1977 (43)	苦於精神症狀，艱辛完成《太陽之子》的創作與連載。 繪本《小健的鬼怪》出版。	
1978 (44)	遇見林竹二先生，教育觀徹底改變。並在縣立湊川高校聽林先生授課。 《兔之眼》開始熱賣。 《兔之眼》獲國際兒童年紀念安徒生特別獎。 《一個人的動物園》獲第 27 屆小學館文學獎。 《太陽之子》獲サンケイ兒童出版文學獎推薦。 《太陽之子》、《離家出子的小子》出版。	
1979 (45)	《兔之眼》暢銷。 3 月，以《兔之眼》、《太陽之子》獲第一回山本有三紀念路傍之石文學獎。 繪本《其實，小衣很想說話》、《壞孩子的口袋》出版。 11 月，與林竹二先生持續一年的對談，集結為對談集出版。	
1980 (46)	7 月，移居淡路島（兵庫縣附近），過著自己自足的農耕生活。 《太陽之子》電影公開放映。 《太陽之子》被改編為戲劇，進入青少年劇場。	
1981 (47)	自建雞舍飼養雞鴨。 《我遇到的孩子們》、《海不需要淚水》出版。	

1982 (48)	1 月，與父兄們前往泰國家庭旅行。 3 月 7 日，竹中郁去逝。 10 月 17 日起，《太陽之子》電視劇於 NHK 播放。	
1983 (49)	4 月，開設太陽之子保育園。 《不一樣的雙胞胎》出版。	
1984 (50)	清水真砂子著「子どもの本の現在」評論灰谷作品。 《洛克貝！等一下》收錄日本小學國語教科書二年級教材。	
1985 (51)	林竹二、足立卷一的相繼去世，灰谷受到強烈打擊。	
1986 (52)	《大家都是朋友》出版。	
1987 (53)	《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出版。	
1988 (54)	《兔之眼》泰國版出版。 自行開船前往沖繩的夢想實現，山下明生、田島征彥同行。	
1989 (55)	再次自行開船造訪沖繩，受到當地人的熱情招待。	昭和 64 年，平成元年
1990 (56)	出任山本有三紀念路傍之石文學獎評審委員。	
1991 (57)	移居沖繩。高中恩師去逝。	
1992 (58)	《兔之眼》中國大陸簡體版出版。	
1993 (59)	《兔之眼》韓國版出版。 二哥去逝。	
1994 (60)	父親去逝。 《灰谷健次郎童話集》共十三卷開始出刊。 《天之瞳》開始連載。	
1995 (61)		阪神大地震
1996 (62)	《天之瞳幼年篇 I》、《天之瞳幼年篇 II》出版。 創立倫書房。 《太陽之子》韓國版出版。	
1997 (63)	出任倫書房社長。 新潮社 Focus 週刊刊登神戶小學生殺害事件中的少年嫌疑犯面貌照片，引發爭議，灰谷為文批評，要求新潮社提出解釋，之後與新潮社解除出版契約，部份著作轉由角川書店出版。	
1998 (64)	《天之瞳幼年篇 I》、《天之瞳幼年篇 II》角川版再版。 《天之瞳少年篇 I》角川版出版。 角川文庫出版《兔之眼》、《洛克貝！等一下》、《小孩子的鄰居》、《壞孩子的口袋》、《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太陽之子》、《我遇到的孩子們》。	
2000 (66)	朝日電視播出影集《天之瞳 I》。	

2001 (67)	《海不需要淚水》台灣出版。	
2002 (68)	角川文庫出版《天之瞳成長篇 I》《天之瞳成長篇 II》。朝日電 視播出影集《天之瞳 I》《天之瞳 II》《天之瞳 III》。	
2003 (69)	《翻著筋斗，一天又過了》台灣出版。 《洛克貝，等一下》台灣出版。	
2004 (70)	《小孩子的鄰居》台灣出版。	
2005 (71)	《兔之眼》台灣出版。	
2006 (72)	2006 年 11 月 26 日因食道癌病逝。	

製表人：張家綺

此表係參考《我遇到的孩子們》、《現代兒童文學作家對談》、《灰谷健次郎の発言》
整理製作。

